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東西洋考卷九

明　張燮　撰

舟師考

海門以出洄沫粘天奔濤接漢無復崖埃可尋村落可誌驛程可計也長年三老鼓枻揚帆截流横波獨恃指南針為導引或單用或指兩間憑其所嚮蕩舟以行如欲度道里遠近多少準一晝夜風利所至為十更約行

幾更可到某處又沉繩水底打量某處水深淺幾托方言謂長如兩手分開者為一托賴此暗中摸索可周知某洋島所在與某處礁險宜防或風濤所遭容多易位至風靜濤落駕轉猶故循習既久如走平原蓋目中有成算也舟大者廣可三丈五六尺長十餘丈小者廣二丈長約七八丈弓矢刀楯戰具都備倅遇賊至人自為衛依然長城未易卒拔馬造舶費可千餘金每還往歲一修輯亦不下五六百金或謂水軍戰艦其堅緻不及賈容船不知賈

舶之取數多若兵艦所需縣官金錢僅當三之一耳每舶舶主為政諸商人附之如蟻封衛長合併徙巢亞此則財副一人爰司掌記又總管一人統理舟中事代舶主傳呼其司戰具者為直庫上檣桅者為阿班司椗者有頭椗二椗司繚者有大繚二繚司舵者為舵工亦二人更代其司針者名火長波路壯濶悉聽指揮書雲有常占風有候此破浪輕萬里之勢而問途無七聖之迷者乎

内港水程

海澄港口

舊名月港隆慶六年奏設縣治此間水淺商人發舶必用數小舟曳之舶乃得行計一潮至圭與

圭嶼

屹立海中為漳之鎮邑人御史周起元力請當道建塔其上并構天妃宮文昌祠大士閣貽司郡縣悉捐俸佐工諸商亦共襄盛舉濤門溯湃頓爾改觀近又以海寇微警築復舊城并設遊兵以固吾圉商船甫出水便過此中近議餉大夫就此盤驗半潮至中左所

中左所

一名廈門南路叅戎防汛處從前買舶盤驗于此驗畢移駐曾家澳候風開駕二更船至擔門東西洋出擔門分路矣

西洋針路

鎮海衛太武山

打水二十托宋圖經稱未有生人時太武夫人拓土以居其上有壇出大擔門

半更船過此用丁未針四更取大小柑

大小柑橘嶼

內是銅山所欽依把總置寨於此船從外過內打水十五托外二十五托用坤未針三更取南澳坪

南澳坪山

南澳是漳湖接連處萬歷四年設副總兵鎮此築城周圍五百丈其外玄鍾寨屬漳柘林寨屬湖最稱重鎮坪山者遠望只一山近有三門西南邊一派沉礁與澳相連內打水十八托外打水二十五托舶從外過用坤申十五更取大星尖

大星尖

屬廣州東莞縣其內為大鵬所洪武間築城守之大星尖尖亦石甚尖故名內打水三十五托外四十五托用坤申針七更過東姜山

東姜山

對開打水四十五托其前為弓鞋山

弓鞋山

山如弓鞋樣對開打水四十九托內外俱可過船其前為南亭門

南亭門

對開打水四十七托用單坤五更取烏猪山

烏猪山

上有都公廟舶過海中具儀遣拜請其神祀之回用彩船送神洋中打水八十托用單

中針十三更取七州山

七州山七州洋

瓊州志曰在文昌東一百里海中有山連起七峰內有泉甘冽可食元兵劉深追宋端宗執其親屬俞廷珪之地也　俗傳古是七州沉而成海舶過用牲粥祭海厲不則為祟舟過此極險稍貪東便是萬里石塘即瓊志所謂萬州東之石塘海也舟犯石塘希脫者　七州洋打水一百三十托若往交阯東京用單申針五更取黎母山

黎母山

在瓊州定安縣南四百里廣東通志曰五指山一名黎母生黎峒中五峰如人指屹立圖經云島上四洲黎母為主海辰巳後雲霧收斂則一峯聳翠插天中酉間復蔽不見此南極星芒所降之地又云婺女星見此山因名黎婺後訛呼黎母虞衡志曰山極高常在雲霧中黎人自鮮識之久晴海氣清明見翠尖浮半空　明丘濬詩五峯如指翠相連撐起炎荒半壁天夜盥銀河摘星斗朝探碧落弄雲煙雨餘玉筍空中見月出明珠掌上懸豈是巨靈伸一掌遥從海外

數中原用庚酉針十五更取海寶山

海寶山 用單亥針及乾亥由塗山海口五更取雞唱門即安南雲屯海門也

交阯東京 一統志曰東至海西至老撾南至占城北至思明府

又從七州洋 用坤未針三更取銅鼓山

銅鼓山 廣東通志曰在文昌東北諸獠鑄銅為大鼓懸庭中鬻殺相攻則擊此鼓到者雲集後瘞此山鄉人掘得之故名瓊州志曰銅鼓海極深險　坤未針四更取獨珠山

獨珠山 俗名獨猪山瓊州志曰獨州山一名獨珠山在萬州東南海中峯勢高峻周圍五六十里南國諸番修貢水道視此為準其洋為獨珠洋　舶人云有靈伯廟往來祭獻打水六十五托用坤未針十更取交阯洋

交阯洋 唐沈佺期有渡海詩嘗聞交阯郡南與貫胷連四氣分寒少三光置日偏越人遂捧程漢將下飛鳶北斗崇山掛南風漲海牽別離頻改月容鬢驟催年虛道崩城淚明心不應天　打

水七十托用坤未針取廣南漢為日南郡隋唐為占筆羅山是廣南港口驩州國朝為乂安府

又從交阯洋用未申針三更取望清華港漢為九真郡瀛海口入清華港隋唐為愛州交阯為西京國朝為清化府

又從交阯洋取小長沙海口入順化港順化港國朝為順化府

又從交阯洋用坤未針十一更取外羅山外羅山遠望成門近看東高西低北有椰子塘西有古老石船傍西行打水四十五托用丙午針三更取馬陵橋其內為提夷是交阯屬縣

提夷馬陵橋打水二十五托內外俱可過船南邊有礁出水用丙午針四更至交杯與即新州港口

新州港國朝為新安府

新州交杯嶼兩嶼相對如交杯狀故名內打水十八托用丙午三更取羊嶼

羊嶼有小石塔好拋船內打水八九托外二十托南有羊角嶼不可近用丙午針三更取煙筒

煙筒山此交阯占城分界處也以狀似煙筒故名雖極澄霽亦頂上有氤氳氣用丙午針三更取靈山

靈山星槎勝覽曰與占城山連接峻嶺而方有泉下繞如帶山頂一石塊似佛頭故名靈山往來販舶於此樵汲崇佛誦經燃放水燈彩船以禳人舩之災　開打水六十托用單午針二更取伽倆貌

伽倆貌山港內有三嶼潮漲則不見山遠過打水十五托用坤未針五更由圭龍與取羅灣頭即占城港口

占城國一統志曰東距海西抵雲南南接真臘北連安南東北至廣東舟行可半月程至厓州可十日程　古名林邑唐名環王國後始名占城

占城國羅灣頭打水五十托用坤申針五更取赤坎山

赤坎山宋時占城王常避交人徙居茲山近打水二十托外十八托用單申針四更取鶴頂山

鶴頂山打水二十五托洋中有玳瑁洲宜防若往東埔寨由此分路用單庚四更取柯任山

柯任山自赤坎沿山而行因風應變外任尋港用庚申針開有石爛礁在西南若行船放落與下開頭用單庚及庚申針看風讓高收毛蠏洲

毛蠏洲打水六七托舩頭對洲收入有三托水在淺內船恐抱洲尾淺要認毛蠏洲須見兩邊坤身頭崎便是天晷清明潮水晚退任外任開舩東風小午到淺至午進港為妙

東埔寨即古真臘地也又名占臘將至港俱是泥地故名占臘泥國人自呼甘孛智後訛為甘破蔑舶人又訛為東埔寨　一統志曰東際海西接蒲甘南連加囉唏北抵占城

又從赤坎山單未十五更取崑崙山

崑崙山此非河源之崑崙然自海中一大名勝星槎勝覽曰節然瀛海中山高而方山盤廣遠俗云上怕七州下怕崑崙針迷舵失人船莫存用單庚及庚酉三更取小崑崙

小崑崙兩邊有礁出水用庚酉及單酉八更取真嶼

真嶼看成三山內過打水十四托泥地外過打水十八托沙地遠過只七八托便是假嶼水淺不可行只從真嶼東北邊出水礁南邊過船用庚戌針五更取大橫山

大橫山到此是暹羅界外過南邊打水二十五托為正路北邊水淺只五托水船在南邊見小橫山

小橫山其山多樹打水十四托辛戌十更單戌十更乾戌十更取筆架山

筆架山遠望形如筆架故云山下打水十四托開打水二十托壬亥五更取陳公嶼及黎頭山

黎頭山西邊高大東南稍低其內有嶼西北一派是石排山用壬子針五更取圭頭淺

圭頭淺

打水四十托用單乾三更取**竹嶼**淺口打水四五托用壬子及乾亥沿山坤申尾即暹羅**暹羅**乃古赤土及婆羅剎地至本朝合暹與羅斛二國名暹羅　一統志曰在占城極南

又從崑崙山用坤申及庚酉針三十更取吉蘭丹**吉蘭丹**即大泥港口用坤申七更入港

是大泥國**大泥國**即古渤泥也我朝貢道由福建入

又從崑崙山取真嶼用辛酉針二十八更取六坤**六坤**暹羅屬國也其地與大泥相連

又從崑崙山用坤未針三十更取斗嶼**斗嶼**用丁午針五更取彭亨國**彭亨國**一名彭坑單午五更取地盤山

地盤山在彭亨港外外打水二十八托內四十四托三更至東西竺**東西竺**此柔佛地界也

用丁未針十更取羅漢嶼即柔佛港口

柔佛國 一名烏丁樵林

羅漢嶼 有淺宜防往來尋白礁為準往滿剌加從北邊過船用庚酉五更入龍牙門

龍牙門 星槎勝覽曰山門相對如龍牙狀中通船田瘠穀薄男女穿短衫圍稍布擄掠為豪番船於此防之今人夜船不敢行以其多盜且南有涼傘礁也中打水三十托北二十托南八九托又過淡馬錫門用庚酉及辛戌針三更取吉里問山

吉里問山 打水二十七托兩邊有淺用乾亥針三更取崑宋嶼

崑宋嶼 打水二十五托用單亥針五更取箭嶼

箭嶼 打水三十四托用乾戌針五更取五嶼

五嶼 先時舊開鎮於此此中有真五嶼假五嶼沿山而入為麻六甲

麻六甲 即滿剌加國也舶人音訛耳在古為哥羅富沙地

又從東西竺用丙午針十更取長腰嶼長腰嶼北邊正路打水二十六托若往丁機宜用坤申四更取獨石門獨石門出門用單酉針過鐵釘嶼鐵釘嶼其外水流急甚用單庚及庚申針四更至鱷魚嶼鱷魚嶼西是坤身畫南流而夜北流再進由第二港入是丁機宜國丁機宜爪哇屬國

又從長腰嶼用丁午針十更取龍雅大山龍雅山在馬户邊過用單午針三更取饅頭嶼饅頭嶼收入即是詹畢七更可到詹畢三佛齊人稱其國王為詹畢其國既為爪哇所破故王從居于此因以名地

七嶼從饅頭嶼駕開用丁午針三更到此又用丁未七更取彭家山彭家山用坤未三更取西南

第二山有沉礁收坤申針收入舊港

舊港 即三佛齊故都也其先為干陁利國初時為爪哇所并改名舊港以別於彼之新村

又從彭家山 用辰巽針十更取進峽門

進峽門 用丙巳巡坤身七更見三麥嶼

三麥嶼 過嶼用單丁及丁午五更單未五更取都麻横港口

都麻横港口 中望一山名真不真假不假正路打水十七托用單午針十更取覽邦港口

覽邦港口 覽邦夷人好食人故舶無維纜者外有小嶼名奴沙牙近嶼打水八九托用丁午三更取奴沙刺打水十四托又用丁午針三更遠望錫蘭山

錫蘭山港口 即梁時所通狼牙脩也今訛為石旦隋常駿至林邑遠望見馬夷言高山為錫蘭港口者亦就望見言之其實去彼尚遠　星槎勝覽曰地廣人稠亞於瓜哇山頂產黃鵶鶻石青紅寶石海旁有珠簾

沙常取螺蚌傾入池中作爛淘珠貨之海邊有一盤石上印足跡長三尺許常有水不乾稱先世釋迦從翠藍嶼來登此足蹟迹至今尚存 永樂間其王來貢旋復負固不恭鄭中貴和虜其王歸上命釋之其後貢使歲以為常 洋中凡五嶼正門打水四五托用丙巳針六更至下港

下港 即古闍婆在南海中者也亦名社婆至元始稱爪哇今下港正彼國亦巨鎮耳舶人亦名順塔再進入為咖嚁吧

又從滿剌加國五嶼 分路入蘇門答剌用單乾針五更取綿花嶼

綿花嶼 第三灣正好過船打水七八托外二十托用單戌針過淺辛戌四更取雞骨嶼

雞骨嶼 對開打水六十六托有淺船宜遠過用乾戌針十更取雙嶼

雙嶼 對開打水三十五托即正路所經也用乾戌并辛戌四更取單嶼

單嶼 內打水十六托外四十托用辛戌針十更認亞路

亞路 坤身打水三托洋中二十

托用壬亥及乾亥針若離山用乾戌針十五更取巴禄頭**巴禄頭**其旁為九州山星槎勝覽曰林木叢生枝葉茂翠永樂間鄭和遣人入山採香有長六七丈者數株香味清遠黑花細紋山人張目吐舌言天朝威力若神單亥及乾戌五更取急水灣**急水灣**西邊有灣沉礁打浪對開水二十五托用辛酉針五更取啞齊**啞齊國**即蘇文答剌國也其先名大食今一名蘇文達那廣東通志曰自滿剌加九晝夜可至

又從玳瑁洲用丁未針三更取東西董**東西董**從西董過船遠似石礁狀用單丁五更丁未三十更取失力大山**失力大山**近山用坤未針五更取馬鞍嶼**馬鞍嶼**用巽巴五更取塔林嶼**塔林嶼**山尖有老古石正路在西用辰巽針三十更取吉寧馬哪**吉寧馬哪山**

山上有池貯水不竭池上石壁有古篆用單巳針七更單丙六更取勿里洞山**勿里洞山**丙午十五更取吉里問大山**吉里問大山**西面坤身拖尾甚長有老古淺離山宜防用辰巽四更取保老岸山**保老岸山**山與吉里問相對俗訛呼巴哪大山一統志所謂番舶未到先見此山頂聳五峯雲霞其上者也用巽巳四更取椒山**椒山**即猪蠻地沿山取磨與七更收入饒洞**思吉港饒洞**即蘇吉丹國政與瓜哇王國相近而吉力石為之主**又從保老山**用乙辰針五更取吉力石港**吉力石港**即瓜哇之杜板村史所謂通湳夼大海者也打水八九托用乙辰針一更取雙銀塔**雙銀塔**用丁未針五里取磨里山**磨里山**即星槎勝覽所謂彭里者也俗尚寇掠用單乙三更取郎木山**郎木山**山下有三吧哇與與前有老古

淺用單卯五更取重迦羅

重迦羅

舶人訛呼高螺星槎勝覽曰地與爪哇界相接高山奇秀內一石洞前後三門可容萬人用單卯針五更取火山

火山

內是里馬山有真里馬假里馬過火山門用辰巽針二更取大急水

大急水

一名雙牌水深流急出門用乙辰針三更至髻嶼

髻嶼

用乙卯十更取大雲螺小雲螺

大小雲螺

又乙卯針六更單卯針七更取蘇律山

蘇律山

有紅毛番居此不宜進泊用乙辰三更收山取印嶼

印嶼

用單卯針二更至美羅港即是池悶

池悶

即吉里地悶是諸國最遠處也

又從吉寧馬礁

往文郎馬郎分路用丙巳及巽巳五更取吧哩馬閣

吧哩馬閣

即白水洋打水八托是正路近嶼有淺可防用乙卯針五更甲卯五更單卯五更取三宻港

三宻港

用乙

夘針二更取龜嶼打水六托是正路

龜嶼稍開有石六七塊名猫着萬里淺用單巳三更取單戌世力山

單戌世力山有淺宜防打水五托是正路用單巳及巽巳四更又辰巽收美亞柔

美亞柔港口是處多盜好夜殺人前有大山是馬神國

文郎馬神國古稱文狼

東洋針路

太武山用辰巽針七更取彭湖嶼

彭湖嶼是漳泉間一要害地也多置遊兵防倭于此用丙巳針五更取虎頭山

虎頭山用丙巳七更取沙馬頭澳

沙馬頭澳用辰巽針十五更取筆架山

筆架山遠望紅豆嶼并浮甲山進入為大港

大港用辛酉針三更取哪哦山

哪哦山再過為白土山用辛酉針十更取密雁

密雁港南是淡水港水下一灣有小港是米呂蓼下一老古灣是磨力目再過山頭為岸塘

又從密雁港幞頭門用丙午單午十更取六藐山

六藐山下有四嶼用單巳針五更取郎梅嶼

郎梅嶼單午四更取麻里荖嶼

麻里荖嶼用丁午五更取蘇安山及玳瑁港

玳瑁港東是傍佳施欄用壬子針四更及癸丑五更取表山

表山山甚高為濤門之望故名用丙午及單午五更取里銀中邦

里銀中邦丙巳五更取頭巾礁

頭巾礁用單午五更收呂宋國

呂宋國國初貢路由福建入用丙巳及乙辰針十更取沙塘淺開是猫里務

猫里務國即合猫里國也永樂時與呂宋貢使偕來

又從呂宋取豬未山入磨茗央港

又從呂宋過文武樓沿山至龍隱大山為以寧港

以寧港山尾十更西邊取里擺翰至高藥港

又從以寧港用丙巳針取漢澤山即屋黨港口

漢澤山用單巽針取海山

海山用單巳針五更取吶嗶嘮其內為沙磋

又從漢澤山用丙午針二十更取交溢一名班溢

交溢稍下為逐奇馬山用乙辰七更取魍根礁老港

魍根礁老港用乙辰針七更見紹山

紹山又用乙辰針十更入千子智港是米洛居地今佛郎機駐此

千子智港對面是直羅里

稍上是紹武淡水港紅毛夷駐處

紹武淡水港 此處大山凡四進入即美洛居舶人稱米六合

又從交溢 對西開船取犀角嶼 **犀角嶼** 外有三四白礁南勢開船用單坤針入蘇祿國 **蘇祿國** 國初朝貢有東王西王峒王其後只東王來貢不絕疑是為東王所并矣商舶所至則峒王地

又從呂蓬 用坤未針五更取芝煙山 **芝煙山** 用丁未針十更取磨葉洋 **磨葉洋** 用單未針并丁未取小煙山 **小煙山** 其上有仙人掌用丁未針五更取七峰山 **七峰山** 用單丁五更取巴荖圓 **巴荖圓** 用丁未五更取羅蔔山 **羅蔔山** 用丁未針三更取聖山 **聖山** 自聖山東去突出二大尖兩傍皆老古石中只一溝舟行甚險用單未及坤未針五更取崑崙山 **崑崙山** 此又別一崑崙是舶人強名之耳用坤未針取長腰嶼 **長腰嶼** 舶過嶼門用單午針五更取鯉

魚塘鯉魚塘收毛花蠟即文萊港口

文萊國即婆羅國此東洋最盡頭西洋所自起處也故以婆羅終焉

東番人稱為小東洋從彭湖一日夜至魍港又一日夜為打狗仔又用辰巽針十五更取交里林以達雞籠淡水

祭祀

協天大帝者漢前將軍漢壽亭侯關忠義也萬歷四十三年上尊號

天妃世居莆之湄洲嶼五代閩王時都巡檢林應之第六女也母王氏妃生於宋元祐八年一云太平

興國四年三月二十三日始生而地變紫有祥光異香幼時通悟秘法預談休咎無不奇中鄉民以疾告輒愈長能坐席亂流而濟人呼神女或曰龍女雍熈四年二月十九日昇化一云景德三年十月初十日 蓋是時妃年三十餘矣厥後常衣朱衣飛翻海上里人祠之雨暘禱應宣和癸卯給事中路允迪使髙麗中流震風八舟俱溺獨路所乘神降於檣竟無恙使還奏聞特賜廟號曰順濟紹興巳卯江口海寇猖獗神駕風一掃而遯其年疫大作掘坎涌

泉飲者輙蘇洊封昭應崇福云乾道己丑都廵檢使羌特立以妃黙佑捕反有功疏聞於朝加封善利淳熙間加封靈惠慶元戊午調舟師平太奚寇神在空中以霧障之賊為晝昏而我師晴明如故以此賊無脫者開禧丙寅敵廹淮甸忽半漢旌旗雲集望之則妃廟號也敵披靡解圍景定辛酉巨寇泊祠下禱神不允羣肆暴慢醉卧廊廡間神縱火焚之各自蹦蹂而斃有司以聞累封助順顯衛英烈協正善慶等號元以海漕有功賜額

靈濟國朝永樂間内官鄭和有西洋之役各上靈蹟命修祠宇已丑加封弘仁普濟護國庇民明著天妃自是遣官致祭歲以為常冊使奉命島外亦明禋惟謹

舟神不知創自何年然舶人皆祀之　以上三神凡舶中來往俱晝夜香火不絶特命一人為司香不他事事舶主每曉起率衆頂禮每舶中有驚險則神必現靈以警衆火光一點飛出舶上衆悉叩頭至火光更飛入幕乃止是日善防之然畢竟有一事為驗或舟將不免則火

光必颸去不肯歸

都公者相傳為華人從鄭中貴抵海外歸卒於南亭門後為水神廟食其地舟過南亭必遙請其神祀之舟中至舶歸遙送之去

靈山石佛頭舟過者必放綵船和歌以祈神貺

占驗似可解似不可解似有韻似又無韻備波濤之望氣非委巷而徵歌也

朝看東南黑勢急午前雨暮看西北黑半夜看風雨右占天

天外飛遊絲久晴便可期清朝起海雲風雨霎時辰

風靜欝蒸熱雷雲必振烈東風雲過西雨下不移時

東南卯没雲雨下已時辰雲起南山遍風雨辰時見

日出卯遇雲無雨必天陰雲隨風雨疾風雨片時息

迎雲對風行風雨轉時辰日没黑雲接風雨不可說

雲布滿山低連宵雨亂飛雲從龍門起颶風連急雨

西北黑雲生雷雨必聲訇雲勢若魚鱗來朝風不輕

雲鈎午後排風色屬人猜夏雲鈎内出秋風鈎背來

亂雲天半遶風雨來多少風送雨傾盆雲過都暗了

紅雲日出生勸君莫出行紅雲日沒起晴明未堪許右占雲

風雨潮相攻颶風難將避初三須有颶初四還可懼望日二十三颶風君可畏七八必有風汛頭有風至春雪百二旬有風君須記

二月風雨多出門還可記初八及十三十九二十四

三月十八雨四月十八至風雨帶來潮椦船人難避

端午訊頭風二九君還記西北風大狂回南必亂地

六月十一二彭祖連天忌

七月上旬來爭秋莫船開八月半旬時隨潮不可移右占

風

烏雲接日雨即傾滴雲下日光晴朗無妨

早間日珥狂風即起申後日珥明日有雨一珥單日兩珥雙起

午前日暈風起此方午後日暈風勢須防暈開門處風

色不狂

早白暮赤飛沙走石日没暗紅無雨必風

朝日烘天晴風必揚朝日燭地細雨必至

返照黄光明日風狂午後雲過夜雨霶霈右占日

虹下雨雷晴明可期斷虹晩見不明天變

斷風早掛有風不怕曉霧即收晴天可求

霧收不起細雨不止三日霧蒙必起狂風右占霧

電光西南明日炎炎電光西北雨下連宿

辰閼電飛大颶可期遠來無慮遲則有危

電光亂明無風雨晴閃爍星光星下風狂 右占電

螻蛄放洋大颶難當兩日不至三日無妨

海乏沙塵大颶難禁若禁沙岸仔細思尋

烏鰡弄波風雨必起二日不來三日難抵

東風可守回來暫傲白蝦弄波風起便和 右占海

月上潮長月沒潮漲大訊潮光小訊月上

水漲東北南東旋復西南水回便是水落

擊定且守船走難纜鈕定必㐫直至沙岸
走花落矴神鬼驚散要知矴地大洪泥硬右占潮

水醒水忌

每月初一卅日初二三四五六水醒至初七平交十五
水又醒至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日水俱醒廿一日
水平如前水醒流勢甚緊凡船到七州洋及外羅洋值
此數日斟酌船身不可偏東宜扯過西自初八九十一
二三四水退流東廿三四五六七八水俱退東船到七

州洋及外羅值此數日㪷酌船身不可偏西西則無水
宜扯過東九行船可探西水色青多見拜浪魚貪東則
水色黑色青有大朽木深流及鴨鳥聲見如白鳥尾帶
箭此係正針足近外羅對開貪東七更船便是萬里石
塘内有一紅石山不高如看見船身低下若見石頭可
防可防水痕忌日忌行船裝載大月初一初七十一十
七廿三卅日忌小月初三初七十二廿六日忌

逐月定日惡風

正月初十廿一日乃大將軍降日逢大殺午後有風無風則雨

二月初三十七廿七日午時有大風雨

三月初九十二廿四日有大風雨

四月初八十九廿三日午時有大風雨

五月初十十一十九日申酉時有大風雨

六月十九廿七日卯辰有大風雨

七月初七初九十五廿七日有大風

八月初三初八十七廿七日有大風
九月十一十五十七十九日有惡風雨
十月十五十八十九廿七日府君朝上帝卯時有大風雨
十一月初一初三十九日有大風雨
十二月初二初三初五初六十二廿八日有大狂風

潮汐

古今論潮備矣長為潮退為汐匪朝至夕至之謂或以

為海䲭出入或神龍變化或日出于海或天河激湧皆居中土不習見潮者之論夫天地間一氣耳海潮者地之喘息耳記云夘酉之月氣以交而盛朔望之日氣以變而盛故潮獨大此以餘月餘日論也周琴渠云海居地上地有俯仰潮因有往來氣升於北則北盈而南虛地必南俯故潮皆南趨氣升於南則南盈而北虛地必北俯故潮皆北趨此以地乘氣潮因地論也唯俯仰之形與喘息之義畧有異矣月臨於午為長之極歷未及

中酉則極消月臨於子為長之極歷丑及寅夘則極消此以太陰之天盤論也若每日之子午亦有潮退每日之夘酉亦有潮至至於八時皆然晝刻不見太陰安得復論天盤乎余安道云海之極遠者其得氣尤專故潮因之東海南海其候各有遠近之殊豈非方之不同而氣有獨盛與若晝潮大於春夏夜潮大於秋冬潮之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濤之極大常在朔望之後則天地之常數通四海皆然者漳人之候潮也夜則以月晝則以

時於指掌中從日起時順數三位長半滿退半盡以六字搡之無毫髮爽海上漁者於海嘯則知風海動則知雨潮退則出潮長則歸其方言云初一十五潮滿正午初八廿三滿在早晚初十廿五日暮潮平又云月上水翻流月斜水半月落水汐盡潮則呼曰南流上汐則呼曰北流落至駕舟洋海雖憑風力亦視潮信以定嚮往或晦夜無月惟瞻北斗為度至海外之潮已平而内溪猶長則氣盛而未收俗所云港尾水又云迴流水是也

海口以潮平為度其穿達支流仍以百里而緩三刻不可以此而分遲速焉見漳州志

論曰造車室中出而合轍善舟者亦然彼夫蜩翼不分蠡測多合直狎夷酋為鷗鳥而谷王波臣皆莊周所可銜翼而濟也嗟乎望鼇冠山元無殊於戴粒問蝸左角亦何有於觸蠻所可慮者莫乎於海波而爭利之心為險耳

東西洋考卷九

東西洋考卷十

明 張燮 撰

藝文考

交阯

唐降楊於陵賀安南破環王制　白居易

省所賀安南破環王國者蠻夷犯疆方鎮致討克徒喪敗荒徼清平卿素蘊忠誠又連封壤疾既同於山藪勢

益壯於輔車想聞捷書當倍㦤愜載省所賀深見乃懷

占城元和三年犯安南楊於陵為節度使遣兵擊走之故有此制

宋降交州制

率土來王方推以恩信舉宗奉國宜洽於封崇眷拱極之外臣舉顯親之茂典爾部領世為右族克保遐方夙慕華風不忘内附屬九州混一五嶺廓清靡限溟濤樂輸琛寶嘉乃令子稱吾列藩特被鴻私以旌義訓介爾眉壽服兹寵章可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封交阯

郡王宋史曰丁部領為交州帥號大勝王署其子璉節度使凡三年遜璉位嶺表平遣使內附制以璉檢校太師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八年遣使貢犀象香藥朝議崇寵部領故降制

宋賜黎桓詔

丁氏傳襲三世保據一方卿既受其倚毗為之心膂克狥邦人之請無負丁氏之心朕且欲令璿為統帥之名卿居副貳之任剸裁制置悉繫於卿俟丁璿既冠有所成立卿之輔翼令德彌光崇奬忠勲朕亦何吝若丁璿將材無取童心如故然其奕世紹襲載綿星紀一旦捨

去節鉞降同士伍理既非便居亦靡安詔到卿宜遣丁璿母子盡室來歸俟其入朝便當揆日降制授卿節旄凡兹兩途卿宜審處丁璿到京必加優禮今遣供奉官張宗權齎詔諭旨當悉朕懷宋史曰太平興國八年黎桓自稱權交州三使留後遣使貢方物并以丁璿表來上帝賜桓詔桓已專據其土不聽命

宋授黎桓制

王者懋建皇極寵綏列藩設邸京師所以盛會同之禮胙土方面所以表節制之雄矧兹跕鳶之隅克修設羽

之貢式當易帥爰利建侯不忘請命之恭用舉醻勞之典權知交州三使留後黎桓兼資義勇特稟忠純能得邦人之心彌謹藩臣之禮往者丁璿方在童幼昧於撫綏桓乃肺腑之親專掌軍旅之事號令自出威愛並行璿盡解三使之權以狥衆人之欲遠輸誠款求領節旄士燮彊明化越俗而咸乂尉佗恭順稟漢詔以無違宜正元戎之稱以列通侯之貴控撫夷落對揚天休可檢校太保使持節都督交州諸軍事安南都護充靜海軍

節度交州觀察處置等使封京兆郡侯食邑三千户宋史

日雍熙二年遣牙校張紹馮貢方物繼上表求正領節鎮三年秋又貢是歲十月降制授桓使持節都督交州仍賜號推誠順化功臣

宋報交州詔

卿撫有南交世受王爵而乃背德奸命竊暴邊城棄祖考忠順之圖煩朝廷討伐之舉師行深入勢蹙始歸迹其罪尤在所絀削今遣使修貢上章致恭詳觀詞情灼見悛悔朕撫綏萬國不異邇遐但以邕欽之民遷刼炎

賑久失鄉幷俟盡送還省界即以廣源等賜交州宋史曰神宗即位封李日尊南平王熙寧元年加開府儀同三司二年表言占城闕貢臣帥兵討之虜其王詔以其使郭士安為六宅副使陶宗元為內殿崇班日尊自帝其國尊公緼為太祖神武皇帝國號大越改元寶象又改神武五年日尊卒命廣西轉運使康衛為弔贈使予所尊州縣詔報之乾順初約歸三州官吏千人久之才送民二百二十一口男子年十五以上剌額曰天子兵二十以上曰投南朝婦人剌左手曰官客以舟載之而泥其戶牖中設燈燭日行一二十里則止而偽作更鼓以報凡數月乃至益示海道之遠也

御製諭安南國王詔

前者朕令安南來見期以三年遣使一朝所貢表意而

已若事大之心永堅何在物之盛令使者黎公等至仍前遠貢豐物何不遵朕至意豈彼中紊亂紀綱更王易位有所疑猜乎然君臣之分本定昔王荒昏於上致令如斯豈非天假手歟朕又聞方今之王亦族中人為之或者可盱中國聖人有云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也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令陳煓奪位而為之必畏天地而謹事神恤及黔黎庶膺王爵儻慢天地而虐庶民又非久長之道且安南限山

隔海遠居蕞爾天造地設帝命王於彼者以主生民中國有道之君必不伐尚强無知者必征今朕統天下惟願民安而已無强凌弱衆暴寡之為安南新王自當高枕無慮加兵也

御製諭安南使臣阮士諤 爾阮士諤入貢來朝久馳山川其勞甚矣今命爾歸復達爾邦當與叔明言昔者陳日煃荒昏以致亡滅然既亡之後國中多事連年今王若不德勝前王又恐宗社不安若欲久安之道務以仁治國毋以虐為政儻有小愆當自省脩德以釋則可回天意

御製安南國王陳叔明勅 前者為入貢之禮繁所貢之物廣然廣則廣矣以物度之上不足備內廷之供下無利於軍民徃復勞苦致生嗟嘆為斯止貢三年一至至必貢微情厚乃國王之大體也何王不知我之至意數來無誠

物廣寡用安得萬里神交者耶且王居遐荒山川阻險封疆之際密邇中國之邊陲若欲互生情變福及黎民則送往迎來必毋自侮若泛常施以小詐則大體一失禍不招而自至又為無事而生事令王不如我約貢物之廣勞民從事行移字異莫辯真偽阮士諤非人國王之為也今陪臣行人歸特諭王知通來朕中書御史臺朋黨相尚事覺已行誅畢因使王知故茲敕諭

御製命中書諭止安南行人敕

使者自安南歸奏陳安南人情禮意彼中動以侮詐為先非以小事大之誠乃生事之國不可數令人往來近歲貢將期爾中書速遣人至境止行人歸毋尚虛禮令安南國王省已修仁

御製諭安南來使敕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洪武十一年爾王差阮士諤來貢朕知彼中多難特以心腹之言敕諭阮士諤歸朕恐侍王禮薄專命內臣與阮士諤親往安南何至其境士諤星奔日馳兼程先至我內臣既達爾邦士諤罔知所在故出門入戶之禮排筵席宴

之間異端非一此果禮之誠歟抑侮之設歟安南中國雖稱僻居遐荒實是密邇雖曰密邇地不足以廣疆人非我用在昔中國之君難統朕思限山阻川實為疆制若我中國有道内安四夷守分何欲令安南與朕本無嫌疑若較斯非必後有餘愆阮士諤來朝及其至國似非有官令爾等來若欲令見又非有官故不令見爾歸告叔明安分高枕雖不來朝亦已無虞邇來朕失務德人神有變惶懼無已爾勿我干故兹勅諭

御製諭安南陳叔明詔

朕聞春秋諸侯之國皆自喪其福然後相繼而滅亡者云何葢逆君命而禍黔黎故天鑒不可逃也假使當時諸侯惟天王之命是從豈不同周之固何期捨長富貴

而貪高位致富貴若草杪之朝露賢不云乎毋為禍首毋為福先爾叔明自臨事以來國中多事民數流離此果爾兄弟慕福而若是耶抑民有怨而致是耶易不云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天地之廣長民者衆若邦有道固封疆勿外求則世為永福若越境殃民福命未可保也爾安南與占城忿爭將十年矣是非彼此朕所不知其冤未伸而讐未解將如之何爾叔明如聽朕命息兵養民以遂天鑒後必無窮之福

若否朕命又恐如春秋之國自取滅亡也昔人有云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何也殺伐之事好還故知者不為爾其圖之鑒春秋之失毋蹈往轍豈不美乎

諭占城安南二國詔　朕居中國統天下每欲使四夷俱安近者海内諸國皆來臣朕貢獻方物占城上言安南出兵連年侵境朕未知實否今為爾兩國言之和睦隣境乃保國善道故善為國者各守其封疆各安其民人上順天道天必祐之世道得以久長若各不安分搆怨交兵縱其君長身雖無損害及生民又何利乎甚而天地神人共憤共怨其患將有不可測者此豈保國之道哉朕為天下主治亂持危理所當行今遣諭爾兩國若彼此果有所爭即當罷兵以和睦鄰境為念畏天保民安疆土以永傳于子孫豈不美歟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阮廷檜歸省諭安南國王勅　前者占城之役祗候
內人阮廷檜行中之一爾因爾前王終占海之濱廷檜
留占國思歸浮海至於嶺南有司送至朕見淨人授以
內臣之職今六年矣特令省親并養疾若痊王必令再
至今因廷檜朕復諭尚兵相加之役自今已後王無再
舉勤脩睦鄰之道以樂安南之民其福無窮故茲勅諭

御製諭安南陪臣謝師言等歸勅

盛暑時來涉山川之遥晨進昏止吞煙服霧勞已至矣
然是脩職貢而以小事大之行爾承國王之令事畢而
歸盛暑未終潦水汗漫非舟不濟舟則舟矣爾當中庸
其心凝然其神則天假颸風渡衡陽之浦不期而濟之

必矣不然巨魚尾浪鰲背風生蛟蜃噓氣而雲横八極非誠心無二者豈不危然是時檣傾而舵摧欲良工以完之奚遽成也哉朕以天道人事表裏而諭一如朕命吉哉故兹勑諭

御製命中書回安南公文　安南僻在西南本非華夏風殊俗異未免有之若全以為夷則夷難同比終是文章之國可以禮導若不明定儀式使知遵守難便責人中國外夷若互有道彼此歡心民之幸也何在繁文今後與安南往來爾中書行移諮書無故不輕住使彼得自由豈不有便外夷者鄰爾中書昭示安南知會三年來貢陪臣行人許五人而止進見之物須教至微至輕必來使自捧而至免勞彼此之民物不在多惟誠而已

開設交阯衙門詔 永樂五年三月初一日

朕祗奉皇圖恪遵成憲弘敷至治期四海之樂康永保太和俾萬物之咸遂夙夜兢業弗敢怠遑仰惟皇考太祖高皇帝混一天下懷柔遠人安南陳日煃慕義嚮風率先職貢嘉其勤悃頒賜鴻恩封安南王長有其土子孫世襲與國咸休賊臣黎季犛子黎蒼久畜虎狼之心竟為吞噬之舉殺其國主戕其闔宗覃被陪臣盡罹慘酷掊剋殺戮荼毒生民雞犬弗寧怨聲載路狐疑狙狡

鼠黠狠貪詭異姓名為胡一元子胡查隱蔽其實矯稱陳甥誑言陳氏絶嗣請詔襲封朕念國人無所統屬不逆其詐聽信所云倖成姦譎之謀輒逞跳梁之念全無忌憚靡慝不為自以聖優三皇德高五帝欺聖欺天無倫無理僭國號曰大虞竊紀年為紹聖非惟恣横於偏方實欲抗衡於中國佯奉正朔受頒歷而焚之招納逋逃閧追索而隱匿朝貢之禮不行兇暴之情益肆涵淹卵育蓄有圖大之心鋒蝟斧螗益動侵陵之勢覬覦南

詒竊視廣西據思明之數州侵陵遠之七寨擄其女子
以備髠鉗毆其人民以蹈湯火欺占城之孱主伐其國
以遭喪奪其土疆要其貢賦逼受偽印冠服令其從已
背朝屢被殘殃數來告急朕矜愚昧未終絶之特遣使
臣曉以禍福啓其自新之路開其向善之門諄切再三
俾其改悟益見宴頑狠愎稔惡弗悛未幾安南王孫奔
竄來京訴陳其事黎賊一聞謬來効欵求釋誣罔之罪
迎立陳氏之孫示彼至公曽何芥蔕即遣送歸國賊乃

伏兵要殺於途幷殺朝使朕遣人賜占城禮物又殺使臣而奪之昔苗民逆命禹有徂征之兵葛伯仇餉湯有徯蘇之旅朕以五兵戢櫜之日正萬國乂安之時獨茲叛夷妄干天憲興言及此盧然傷懷志在弔民豈忍窮武實不得已告于神祇聿興問罪之師爰舉九伐之典用除殘暴以解倒懸乃命征夷將軍成國公朱能等率偏師帶甲八十萬討之特勅將士臨陣來敵者殺無赦其來降者悉宥師渡富良江賊率衆號七百萬來拒尚

逞怒蛙之勇以嬰霆擊之威兵刃纔交勢即披靡我師輣之如摧枯拉朽斬首百萬級直擣東都遂平西都四郊無結草之固前徒有倒戈之師黎賊孽黨即時殄滅其投兵乞命者即釋不誅所至市不易肆人民安堵徧求陳氏子孫立之其國官吏耆老稱為黎賊滅盡無可繼承陳請安南本古交州為中國郡縣淪汚夷習于兹有年今幸迅掃欃槍剗磢蕪穢願復古州縣與民更新庶再覩華夏之淳風復見禮樂之盛治俯狥輿情從其

所請合行事宜條列于後於戲威武載揚豈予心之所欲元惡既殛實有衆之同情廣施一視之仁永樂太平之治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為丁璿上宋太宗表　　黎桓

臣族本蠻酋僻處海裔修職貢於宰旅假節制於方隅臣之父兄代承閫寄謚保封畧罔敢怠遑爰暨淪亡將墜堂構將吏耆耋乃屬於臣俾權軍旅之事用安夷落之衆土俗獷悍懇請愈堅拒而弗從慮其生變臣已攝

節度行軍司馬權領軍府事願賜眞秩令備列藩干冒宸扆伏增震越宋史曰丁璉旣死弟璿尚幼嗣立大將黎桓遷璿别第舉族禁錮之代總其衆太宗怒以蘭州團練使孫全興八作使張璿左監門衛將軍崔亮為陸路兵部署自邕州路入寧州刺史劉澄軍器庫副貫湜供奉官王僎為水路兵部署自廣州路入黎桓遣牙校江巨湟齎方物來貢仍為丁璿上表上察其欲緩王師寢不報王師進討斬首二千餘級六年春又破于白藤江口轉運使侯仁寶率前軍先進全興等頓兵候澄仁寶累促之不進及澄至并軍由水路至多羅村不遇賊復回花步桓詐降以誘仁寶遂遇害諸將班師

平南獻俘露布

明張輔

伏以天討有罪聿興弔伐之師武功告成爰舉獻俘之
禮渠魁盡獲海嶠肅清葢剗惡必鋤其本根而絶患寧
存乎萌糵安南逆賊黎季犛更姓名胡一元及子黎蒼
更姓名胡奃者僻居炎徼負固海隅豺狼之殘孽虵虺
之遺毒戕賊國主潛移陳氏之宗祧荼毒生民數犯朝
廷之邊境攻圍詔使侵暴隣邦僭稱大虞竊紀年號酷
刑威衆人懷孥戮之憂橫斂剝民家被掊剋之害銜寃
動地無辜籲天聖恩嘗許其自新狂豎怙終而不改擠

遏天朝之使賊殺故主之孫克甚三苗舜法豈容於原宥罪浮反側漢兵必事於剪除臣等恭奉制書總率師旅鷹鸇鵰鶚先雲氣而度斗南貔虎熊羆挾風威而踰嶺表屢破重關之險飛度長江遂拔多邦之城殲夷羣醜乃乘破竹之勢分逐竄蒿之夷東都立平西都亟下餘孽如蟻螘之聚迅掃於盤灘困收賊黨猶爝火之然撲滅於嚕江仙侶市壓安堵郡邑嚮風士民上書陳其罪惡者動以千計土人效順願同追勦者何啻萬人乃

督舟師進逼朦水逐鯨鯢於海口困虎兕於柙中暫爾

偷生須臾延命因駐我師而設備欲致彼賊以就誅狂

悖猶欲鴟張醜類仍懷豕突傳報賊衆引兵駕象以來

侵憤激諸軍鳴劒抵掌而往捕臣彬臣旭戒行既遠都

督柳升驚報倐來賊復入於黄江船悉來於悶海遣偽

將朝射仁鑑等犯鹹子關臣輔遂用弩弓躍馬督陳麾

兵調驃騎將軍吴旺劉塔出游擊將軍林帖木兒神機

將軍張勝丁能朱貴横海將軍王玉都指揮黄義指揮

李敬等領精兵而直前急擊登岸之勁賊都督僉事柳升黃中鷹揚將軍江浩徐泰都指揮徐正等率舟師而力戰奮勦游水之逆徒殲其群兇斃其首將瀘水盡赤長江屍壅而血腥殺氣騰空終日雲昏而霧慘臣晟率都指揮柳宗等領馬步官軍水陸夾攻大肆剪屠餘燼潰散臣彬臣旭聞報繼至臣輔率驃騎將軍朱榮等乘勝追襲由嚕江至於黃江賊徒棄槊奔逃獲海艦及其戰艦直抵悶海閙賊首輕舟復竄海濱遂洗滌脅從綏

懷降附臣晟等率都指揮俞讓等亦由嚕江直至龍王海口獲到戰守船隻釋其拘繫人民臣輔等以賊巢既傾兇徒盡散遂振旅於膠水復陳師於交州誓殄賊以寧邊當奮身而勵衆議留臣旭備禦黄江等處臣輔臣彬領馬步官軍倍道兼進直窮海阪追擒賊首臣輔仍調柳升等臣晟調指揮李節等各領戰艦由水路窮追師過清華府磊江賊衆猶舉蠆尾而致毒欲逞螳臂以當輪遂分調前隊官軍勦殺戈船邀擊而夾岸奔走矛戟

爭馳而望風披靡殘夷敗衂士氣倍增舟師至典史門
涇鵲淺晴久水涸賊衆捐舟而先遁我軍進棹而莫前
俄然雲作沛然雨下水漲數尺信川祇之效靈船過千
艘豈人力之能致不待渡河而冰合奚勞拜井以泉流
有開必先慶罪人之斯得惟動丕應仰聖德之格天師
進演州府茶龍縣探知首賊逋于乂安府狐疑猶豫方
謀三窟以庇身雷勵風飛不可一日而縱賊臣輔率都
指揮陳懷等由土田縣舉厥江東臣彬率都指揮俞讓

等舉厥江西各從陸路掩襲游寃震帽焚舟欲竄於新平餘黨離披投杖來降於海口臣輔復調黄中等躬率大軍馳躡至日南州柳升等舟師先於奇羅海口敗殺賊徒奪其戰舸五月十一日其所領永定等衛軍士王柴胡等生擒賊首黎季犛黄中所領指揮陳欽等於海口擒獲賊男黎澄十二日莫遂下頭目武如卿等於盎海畔生擒賊首黎蒼及男黎柄臣晟臣彬尋跡追襲亦至日南州據阮太等報初十日於奇羅海口擒獲賊弟

季貌并姪黎源㕯等其胡杜范六才阮彥光段擊等賊之爪距亦既就擒陳日昭阮飛卿阮謹杜滿等賊之心膂悉皆降附過師枕席之上簞食來迎救民水火之中室家相慶寬宥迫脅招撫流離奉宣恩命獲遂更生掃魑魅於炎荒息妖氛於瘴海臣輔等稽諸載籍安南本古交州漢唐俱能羈縻宋元猶被侵侮僭竊跳梁狃於故習雖加兵而致討終叛服而不常覆載不容神人共憤令父子兄弟皆綁縛於轅門宗族偽官咸生擒於麾

下自謂蠻煙瘴雨之僻處歷代兵威所不能加孰知聖

德神功之齊天六合全封而莫敢敵戡定之速邁三年

之克鬼方俘獲而還陋六月之伐玁狁雪前代之遺恨

解邦民之倒懸將士歡呼知天心之助順蠻夷舞忭信

人道之惡盈是皆聖畧淵深明見萬里之外天威烜赫

坐收三捷之功數百種雕題駃舌之民咸躋壽域幾千

里魚鹽繁衍之地盡入輿圖復隆古之封疆布中華之

禮制通前所平州府四十八處縣一百八十六處户三

百一十二萬五千九百所獲象一百一十二馬四百二十牛三萬五千七百五十船八千八百六十五其所俘斬獲級軍資器仗別奏條上令將生擒賊首偽大虞國上皇黎季犛等獻俘闕下臣等曾無汗血之勞獲伸敵愾之志皆遵成算得效微勤平安南夷克清大憝獻俘而告廟社仰荅神靈盛醯以賜蠻夷用昭天憲聿新萬年之治化永樂四海之清寧

附尚書黃福賀再平交阯表

天地以生物為心四時順序聖人以安民為德一視同仁干戈橐戢而海宇清平禮樂修明而神人歡慶恭惟皇帝陛下與天同運

如日方中齊虞舜之文明重華協帝邁周武之功烈廣大如天德威所加遐邇威服聲為律而身為度車同軌而書同文夫何交阯之炎荒敢外中華之聲教爰稽厥土實古碩夷在漢唐僅能羈縻至宋元尤為叛服速乎黎醜仍踵斁風負井蛙而自尊致涸魚而莫悔何簡定之餘孽復效前尤而季擴之狡童再循覆轍逞狐鼠之蜮跡踐疆域恣蛇虺之毒吞噬邦人邊塵瀰漫蟻聚蜂屯之是覩田里蕭索雞鳴犬吠之不聞盡傷造物之心憤激神人之怒皇上每垂戒諭屢擴至仁彼乃愈肆跳梁恣為不道爰興睿算用命偏師天戈指而蟻穴盡空風帆舉而鯨濤頓息渠魁既殄遺孽悉除共惟拯救之勤式慰傒蘇之望班師振旅喜文德之誕敷行賞錫封覩武功之載戢輿圖舊物于以光復山川精彩于以發舒賦列九州不止金人之貢化均萬里遠踰銅柱之功氛祲廓清雨暘時若實由懋先之盛德冠古之隆功致今日之太平雪前代之遺恨也臣顧慚微賤幸遇聖

明始開百粤之新藩遂掌二司之重寄拜命惟謹懼德弗堪易俗移風勉承流而宣化彰善癉惡誓激濁以揚清遠慕皐夔之良尚隆唐虞之治然遐陬之地雖異而感報之心悉同凡需雨露之民室家相慶獲際風雲之士冠冕增輝咸欲覩照臨之清光于以謝生成之大德臣心感激未能率領以來朝天闕遥深徒切仰瞻而下拜敢效華封之三祝恭祈聖壽於萬年

征南碑

明田汝成 廣東提學副使

皇帝承運文敷武謐宇内熙皥百靈薦祉元儲應期將以誕告多方外諭四裔迺坐明堂朝羣辟按圖數貢至於安南曰茲邦不庭廿有餘稔豈其叛哉曷往詰之禮

官肅將瀕行會有通臣椌曰臣南裔黎氏之嫡胄也國有不令之雄曰莫登庸者實篡黎宗逐臣草莽惟陛下憐察皇帝若曰信茲稱亂其往討之廼命兵部左侍郎蔡公經安遠侯栁公珣經畧邉務以需大舉蔡公簡委賢豪參謀畫策而左參政翁君萬達實揔其凡廼圖山川發間諜探要領峙芻粟礪矛鏑選偏裨練卒乘義問昭乎日星威稜抗乎風霆交人聞之大懼登庸吐款奉表而稱曰臣黎氏之陪隷也黎氏式微國亂無象臣以

皇靈削芟草竊僅有寧守黎氏天絕屬纊之晨倉皇解
佩印而屬之臣曰天錫元寶爾姑守之請命以聽所立
也臣恐駭逃匿國人周章索臣擁之左推右輓責以大
義曰不守錫寶是不共天朝也臣不得已苟從夷俗護
印五年而犬馬之齒耋矣復以屬臣之子十有一年再
嘗遣使欵關而關令嚴不敢啟方物弊不敢移易也封
題較然臣父子旦夕稽首北望曰天監在玆夫黎氏不
請而屬之臣臣又不請而屬之臣之子死罪死罪復更

何言第黎氏忽亡而國人謬擁避跡無所謹以土地人民之數咸簿録之登獻闕下事聞皇帝若曰咈哉豈其挾詐以緩我師其往覈之廼命兵部尚書毛公伯温節制六省咸寧侯仇公鸞統握諸軍勑曰聽以軍往違即征之毛公蔡公協忠同心以作義勇乃勒兩粤勁士分為三軍副總兵張經將中軍翁萬達監之參將李榮將左軍副使鄭宗古監之都指揮白泫將右軍僉事李文鳳監之勒滇南勁士分為三軍都指揮胡絽將中軍副

使鮑象賢監之都指揮方策將左軍副使鄭騶監之都

指揮王立將右軍副使張絅監之幕府邃穆進止機宜

則惟翁君與馬于是八蠻五貉侮食左言之長吳鈎越

棘狼纛鳥章之士伐壯介象雲梯樓船之具莫不嶽嶽

從從脉列蝟合箕張翼舒闐駢乎桂海交人聞之愈益

大懼登庸之使疊跡轅門攄褫哀悰懇以降請轅門僉

議以為在古降儀或牽羊以表順或舁櫬以請誅彷彿

于斯乃見悃抱登庸頓首敬諾轅門廼啟鎮南之關奠

龍輿抗黄幄陳兵森扈登庸徒跣囚首白組繫頸稽顙稱曰臣斧鑕遊魂也無異圂豕陛下不發乘軺曳尺纆牽而封之縣首槀街以昭誡不譓是陛下以不忍群黎之故而宥微臣幸藉群黎以延殘喘臣聞命已來蒐魄飄喪慺慺荒懇又不足以感格皇乾重煩訊使詰責誠偽死罪死罪臣共順之情觳觫之狀繪圖不足為獻剖心不能自明惟陛下哀之臣率土編户也戮之惟命俘而放之四荒惟命若以天地之量覆育螻蟻宥之故穴

亦惟命謹以黎氏所侵四峒之地先朝所錫金印遣從子文明表獻臣眛死言不勝隕越轅門僉議以為其辭順其儀恭其衷無偽違即征之天之命也服而舍之武之經也為之解組而遣之按兵不進以狀聞皇帝若曰嗚呼皇天以予一人撫鞠四海匪威力是憑匪玉帛山河是愛惟蒼生塗炭是憂黎氏守職無狀衆叛親攜馴至天絶莫氏宣力北户按堵朕亦嘉之其革王爵易國號置都統司以莫氏為都統使世掌其土以共王命詔

至諸軍解嚴南土驩呼飈馳鼎沸矣是役也君子以莫氏知命者四繫組以請死也歸地以贖罪也函印而獻之以完寶也不貢方物以明畏也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其得不死而且世官也宜哉當兵事之初興也嘗以藩僚分守左江悉厥顛末昔慼其勞而今欣其靖也廼述而銘之曰粤有交州蕞爾瀛介三代之隆擯於荒外嬴秦遠畧廼闢其疆聲教漸被歴漢而唐五季紛綸土酋竊據涉宋而驕益煩邉慮大明受祚陳氏奉賔皇

祖嘉之俾仍舊封季犖賊逆毒蔓雕題文皇征之捂戮鯨鯢索眉于陳絕不可得廼建省垣約以繩墨黎利再叛詐擁陳後宣廟慈弘包荒肆宥錫爵給印樹為藩邦三葉而墜遂覆厥宗莫氏承之諸夷膺懷不請而禪于義則乖皇帝赫怒渙號徵師如雷如電岳峙海馳緯武經文維兩司馬矯矯元侯從天而下司馬有令既嚴既明翊用翁君廡信以匡鋪敦義勇鷹搏虎奔朱鳌日麗玄甲雲屯藉令戡之倏如畦耨載鞠載詢蓄武不究交

人聞之喙喙嘽嘽傾巢舉落俯訴仰干蓬跣繫組蛾伏而進順效牽羊請同昇櫬匪寇匪篡庶幾有辭皇帝憐之遂以德來乃削其爵而畀世官比于内吏輯我龍編交人讙呼曰父母且完我婦子築我室廬熯熯天威盱睫而在濊濊天恩含哺以戴如春之育如海之容訓爾孫子惟王之共虞格苗民淹於七旬交人來款曽不浹辰商伐鬼方三年而服宰割交州曽不遺鏃我紀其事勒之貞珉伏波銅柱又何足云

附莫登庸請款關奏記

登庸荒徼細民限於

知識然每遥瞻北極光被南邦仰知中國有聖人久矣況天威振動之下有陽春駘蕩之仁懼感交并曷可云喻竊惟先國主黎氏未運迍邅相繼淪沒黎譓攝國未幾亦遘危疾臨終倉卒苟從夷俗暫以國事付之登庸登庸又付其子方瀛未及奏請委涉擅專雖君門萬里難於上聞而罪實滔天豈容自昧嘉靖十七年謹遣阮文泰齎表乞降并祈處分積誠未至不能立動聖心夙夜憂危靡遑寧處子方瀛不幸遘疾而亡國人狃於舊習欲以方瀛子福海代領其衆登庸慮前誤相授受義已不安今若再循所請負罪益重以此執共以俟朝命頃者大將專征重兵壓境登庸猶圈豕何足以當惟是國人亦危朝夕幸見軍門檄問備奉天言慈渥無涯拊膺流涕切念登庸有罪黜首無辜聖慈不忍以登庸之故而駢戮羣黎登庸何幸以羣黎之故而槩存殘喘已於國內北望嵩呼率同阮如桂等恭候南關組繫出境詣幕達而稽首輸中款以投降登庸本欲躬自赴京瞻

天請死緣已衰老不堪匍匐福海方在喪次不可遠離
謹遣親侄莫文明并先國主舊臣許三省阮簡清阮延
祚等詣關待罪亦以見登庸父子住并降表委係畏威
懷德不敢有飾詐之心伏望矜宥俾獲自新其土地人
民皆天朝所有惟乞俯順夷情從宜區處使得內屬永
世稱藩比照列藩事例歲領大明一統歷書刊布國中
共奉正朔莫大之幸也雖先國丁氏陳氏黎氏遞相沿
襲稱號紀元登庸悔悟之餘固知不可以再嚴戒國人
一切革除豈敢仍蹈往謬自速天誅比者廣東欽州知
州林希元奏稱如昔貽浪二都澌凜金勒古森了葛四
峒係欽州故地果如所稱唯命是聽本國先年缺貢應
合類補以後年分續貢方物登庸不敢遽為言者以方
在罪中求免一死尚恐不得耳又登庸與國人欲照先
朝故事備辦代身金銀人獻上亦慮唐突惟以投降聽
處實情具奏若天朝原賜本國王印信
登庸止宜謹守不敢擅用伏望垂察

東西洋考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東西洋考卷十二

詳校官太常寺少卿臣陳桂森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臣侍朝

謄録監生臣戴祖畢

欽定四庫全書

東西洋考卷十一

明 張燮 撰

藝文考

占城

劉宋剋林邑與將帥詔

林邑介恃遐險久稽王誅龍驤將軍交州刺史檀和之忠果到列思畧經濟稟命攻討萬里推鋒法命肅齊文

武畢力潔己奉公以身率下故能立勲海外震服殊俗宜加褒飾參管近侍可黃門侍郎領越騎校尉行建武將軍龍驤司馬蕭景憲協贊軍首勤捷顯著摠勒前驅剋殄巢穴必能威服荒夷撫懷民庶可持節督交州廣州之鬱林寧浦二郡諸軍事宋書林邑傳曰陽邁遣使上表求領交州詔答以道遠不許後頻貢獻而寇盜不已所貢亦陋薄太祖忿其違慠二十三年使交州刺史檀和之伐之遣振武將軍宗慤受和之節度府司馬蕭景憲為前鋒陽邁聞將見討遣使上表求還所畧日南民戶奉獻國珍太祖詔和之果有款誠許其歸順二月軍至朱梧戍遣日南太守姜仲基賊曹參軍蟜弘民宣揚恩旨陽邁執仲基等遣

弘民反命外言歸款猜防愈嚴景獻等進軍向區粟城陽邁遣大帥范扶龍大戍區粟又遣水步軍徑至景憲破其外救盡銳攻城剋之斬扶龍大首乘勝剋林邑陽邁父子挺身奔逃所獲珍異皆是未名之寶上嘉將帥之功

南齊報林邑詔

林邑蠢爾介在遐外世服王化當根純乃誠款懇到率其僚職遠績克宣良有可嘉宜沾爵號以弘休澤可持節都督緣海諸軍事安南將軍林邑王南齊書曰楊邁子孫相傳為王夷人范當根純攻奪其國篡立為王永明九年遣使貢獻金簟等物詔答之

梁答林邑詔

林邑王范天凱介在海表乃心款至遠脩職貢良有可嘉宜班爵號被以榮澤可持節督緣海諸軍事威南將軍林邑王 梁書曰天監九年文贊子天凱奉獻白猴詔答之

明封占城國王詔

咨爾占城國王素處海邦奠居南服自乃祖父世篤忠貞向慕中朝恪守臣職今朕肇承天統撫馭萬方欲率土之咸寧嘗馳書而往報而爾能畏天命知尊中國即

遣使稱臣來貢方物思法前人之訓以安一境之民眷爾忠誠良可尚嘉是用遣官齎印仍封爾為占城國王尚慎終如始永為藩輔

明賜占城王璽書洪武二年

二月四日虎都蠻奉虎象至王之誠意朕已具悉然都蠻未至朕之使已在途矣朕之遣使正欲報王知之曩者我中國丁元人之末造遂使寇盜布滿四方廢我中國之彝倫朕發兵討之垂二十年芟夷既平朕主中

國天下乂安恐蕃夷未知故遣使以報諸國不期王之使者先至誠意至篤朕甚嘉焉今以大統歷一本織金綺紗羅絹五十疋專人送使者歸且諭王以道能奉若天道使占城之人安以生業王亦永保祿位福及子孫上帝實鑒之王其勉圖勿怠

御製諭占城國王阿答阿者勅　洪武十三年九月

十八日占城使至為朕上壽非王誠意極專來使奉命萬里之外豈能期時而若此耶覽表閱辭知復與安南交兵水戰弗利朕戒爾兩國毋得深搆仇讎以安生民今一勝一負終無休息果何如哉今再勅前去王其審之古人有云殺莫大於好殺生莫大於好生殺莫大於好殺者好用兵也天之所惡用兵也生莫大於好生天

之所好者仁也人能行仁有血氣者無有不生焉曩者安南兵出敗在占城之下占城乘勝入安南之國侮之甚矣若此之後可已而已王能保守封疆奉天勤民則福祿綿長必欲驅兵連年苦戰彼此勝負固不可知鷸蚌相持漁人獲利悔之晚矣朕觀宋書占城在宋朝時曾被真臘入境難之甚者也因王至意故戒之再三使歸王其脩仁惟吉故茲勑諭

御製問中書禮部慢占城入貢勑

占城國王所進象馬至承天門合無發付朕居中國撫四夷若夷有誠從者必以禮待之若肆侮者必異處之前爪哇非禮所以貢物不以禮受但拘收而已使者因之占城來貢甚誠王非侮我行人方物既至則當陳設晨朝以禮而進今不令使者進獻為何宰相之職出納朕命禮接百僚今以重事視為泛常豈不法所難容特勑爾等自思果何理道哉

永樂十三年戒諭占城王勑

爾久讎安南荼毒屢請發兵除害朕既命師平之郡縣其地爾賴以安當思感德守分用保

爵土若陰蓄二心悖違天道不撫下人不歸侵地安南覆轍在前爾其鑒之

遣祭占城等國山川碑記

朕賴天地祖宗眷祐位臣民之上郊廟社稷以及嶽鎮海瀆之祭不敢不恭邇者占城安南遣使奉表稱臣已封其王則其國境內山川悉歸職方考之古典天子望祭雖無不通未聞有遣使致祭其境者今思與普天之下共享昇平之治故具牲幣遣使往祭于神神既歆格必能庇其國王世保境土使風雨以時年穀豐登民庶

得以靖安庶昭一代同仁之意是用刻石以垂永久

洪武三年遣使往占城安南祀其山川所至諸國皆勒石紀其事八年禮部尚書牛諒言京都既罷祭天下山川其四夷山川亦非天子所當躬祀乃命別議以聞中書及禮部奏以外夷山川附祭各省如廣西則宜附祭安南占城真臘暹羅廣東則宜附祭三佛齊爪哇福建則宜附祭日本琉球渤泥京城更不須祭又言各省山川與風雲雷雨既居中南向其外夷山川神位宜分東西同壇共祀上可其奏命中書頒行

入貢表　宋占城王陽陁排

前進奉使李良莆迴伏蒙聖慈賜臣細馬二疋旗五面銀裝劒五口銀纏槍五條弓弩各五張及箭等戴恩感

懼稽首稽首臣生長外國負遠天都竊承皇帝聖明威
德廣大臣不憚介居海裔遣使入朝皇帝不棄蠻夷曲
加優賜然臣自為土長聲勢尚畀常時外國頻相侵撓
況以前民庶如芥隨風星散流離各不自保近蒙皇帝
賜臣內閑駔駿及旗幟兵器等隣國聞之知臣荷大國
之寵各懼天威不敢謀害今臣一國安寧流民來復非
皇帝天德加護何以至此臣之一國仰望仁聖覆之如
天載之如地臣自思惟鴻恩不淺且自天子之都至臣

所居之國涉海綿邈不啻數萬里而所賜之馬及器械等並安全而至皆聖德所及也自前本國進奉未嘗有旌旗弓矢之賜臣今何幸獨受異恩此葢天威廣被壯臣土疆臣雖殞身無以上報兼臣貢使往復資給備至恩重山岳不可具陳今特遣專使李波珠副使訶散等進奉犀角十株象牙三十株玳瑁十斤龍腦二斤沈香百斤夾箋黃熟香九十斤檀香百六十斤山得雞二萬四千三百雙胡椒二百斤簟席五前物固非珍奇惟表

誠懇臣生居異域幸遇明時不貴殊珍惟重良馬儻皇帝念及外國不罪懇求若使介南歸頗垂頒賜臣之幸矣本國元有流民三百散居南海曾蒙聖旨許令放還令有猶在廣州者本國舊有進奉夷人羅常占見駐廣州乞詔本州盡數點集兵籍以付常占令造舶船乘便風部領歸國冀安生聚以實舊疆至於萬里感恩一心事上臣之志也宋史曰淳化元年王陽陁排自稱新坐佛逝國遣使李臻貢馴犀方物表訴為交州所攻人民財寶皆為所略上賜黎桓詔令各守境三年遣使李良莆貢方物賜王白馬二兵器等本國僧

淨戒獻龍腦金鈴銅香爐如意各優賜之至道元年王遣使奉表來貢上覽表遣使詣廣州詢問願還者悉付波珠使還復賜白馬二遂為常制

入貢表　　　　　　　　　　宋占城王

占城國王楊普俱毗茶室离頓首言臣聞二帝封疆南止届于湘楚三王境界北不及於幽燕仰矚昌時實邁徃跡伏惟皇帝陛下乾坤授氣日月儲英出震居尊承基御極慈悲敷於天下聲教被於域中業茂前王功芳徂后蒼生是念黄屋非心無方不是生靈有土並為臣

妄真風遍布霈澤周行凡沐照臨共增聳抃臣生于邉

鄙幸襲華風蟻垤蜂房聊為遂性龍樓鳳閣尚阻覲光

再念自假天威獲全封部隣無侵奪俗有舒蘇毎遣下

臣問寧上國蒙陛下恩霑行葦福及豚魚特因迴人頒

賜戎器臣惟望闕焚香歡呼拜受心知多幸曷荅鴻恩

聖君既念於賓王微懇肯忘於述職今遣專信臣布祿

爹地加副使臣除逋麻瑕珈耶等部署土毛遠充歲貢

雖表楚茅之禮實懷魯酒之憂虔望睿明甫寛譴戮專

信臣等迴日軍容器仗耀武之物伏願重加賜賚益念忝為臣子合告君親服飾車輿威儀斧鉞不敢私制惟望恩頒干冒冕旒不任死罪宋史曰咸平二年王楊普俱毗茶逸施离遣使朱陳堯副使蒲薩陀婆以犀象玳瑁香藥來貢賜堯等冠帶衣褥有差景德元年又遣使來貢詔以良馬介胄戎器等賜之四年遣使布祿爹地加等奉表來朝表函籍以文錦布祿爹地加言本國舊隸交州後奔佛逝北去舊所七百里使還賜物甚厚

暹羅

御製諭暹國王詔洪武初年

君國子民非上天之明命后土洪恩曷能若是華夷雖間樂天之樂率土皆然若為人上能體上帝好生之德協和人神則祿給世世無間矣爾哆囉祿內脩齊家之道外造睦隣之方數遣使中國稱臣入貢以方今時王言之可謂賢德豈不名播諸番今年秋貢象至朝朕遣使往諭特賜暹國之印及衣一襲爾當善撫邦民永為多福故茲詔諭想宜知悉

附洪武二十八年諭祭暹羅國王勅

朕自即位以來命使出疆周于四維歷邦國足履其境者三十六聲聞于耳者三十一風殊俗異大國十有八小國百四十九較

之於今暹羅最近遡者使至知爾先王已逝王昭先王之緒有道於家邦臣民歡懌茲特遣人祭已故者慶王紹位勑至其罔失法度罔淫于樂以光前烈其敬之哉

永樂十七年諭暹羅國王勑　朕祇膺天命君主華夷體天地好生為治一視同仁無間彼此王能敬天事大修職奉貢朕心所嘉蓋非一日比者滿剌加國王亦思罕答兒沙嗣立能繼乃父之志躬率妻子詣闕朝貢其事大之誠與王無異聞王無故欲加之兵夫兵者𠫊器兩兵相鬬勢必俱傷故好兵非仁者之心況滿剌加國王既已內屬則為朝廷之臣彼如有過當申理於朝廷不務出此而輒加兵是不有朝廷矣此必非王之意或者左右假王之名弄兵以逞私忿王宜深思勿為所惑輯睦鄰國無相侵越並受其福豈有窮哉王其留意焉

明禮部移暹羅國王檄

自有天地以來即有君臣上下之分且有中國四夷之禮我朝混一之初海外諸番莫不來庭豈意胡惟庸造亂三佛齊乃生間諜紿我信使肆行巧詐豈不知大琉球王與其宰臣皆遣子弟入我中國受學皇上賜寒暑之衣有疾則命醫胗之皇上之心仁義兼盡矣皇上一以仁義待諸番國何三佛齊背大恩而失君臣之禮據有一蕞之土欲與中國抗衡儻皇上震怒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越海問罪如覆手耳何不思之甚乎皇上嘗曰

安南占城真臘暹羅大琉球皆脩臣職惟三佛齊可謂梗教夫智者憂未然勇者能從義彼三佛齊可謂不畏禍者矣爾暹羅國王猶守臣職我皇上眷愛如此可轉達爪哇俾以大義告三佛齊三佛齊係爪哇統屬其言彼必信或能改過從善則與諸國咸禮遇之如初勿自疑也

三十年六月禮部奏諸番國使臣客旅不通上曰洪武初海外諸番與中國往來商賈便之凡三十國胡惟庸謀亂三佛齊生間紿我使臣至彼爪哇國王聞知戒飭禮送還朝是後使臣阻絶諸國王之意遂爾不通惟安南占城真臘暹羅大琉球自入貢以來至今來庭我待諸番國不薄但未知諸國之心若何今欲遣

使諭爪哇國恐三佛齊中途阻之三佛齊係爪哇統屬爾禮部備述朕意移文暹羅國王令轉達爪哇知之於是禮部咨

暹羅王

爪哇

明賜爪哇國王璽書洪武二年

中國正統自元之季遂失其紀綱常既隳盜賊四起朕起兵討之垂二十年海内悉定朕奉天命已主中國恐遐邇未聞故專報王知之使者已行聞王國人捉只某丁前奉使于元還至福建而元亡因來居京師朕念久

離爪哇必深懷念今遣人送還須去大統歷一本王知正朔所在必能奉若天道俾爪哇之民安於生理王亦永保禄位福及子孫其勉圖之勿怠

永樂十一年諭爪哇國王都馬坂勑

前内官吴賓等還言恭事朝廷禮待勑使有加無替比聞王以滿剌加國索舊港之地而懐疑懼朕推誠待人若果許之必有勑諭今既無朝廷勑書王何疑焉下人浮言慎勿聽之今賜王文綺紗羅至可領也

奉劉宋太祖表

閣婆國王

宋國大主大吉天子足下敬禮一切種智安隱天人師降伏四魔成等正覺轉尊法輪度脱衆生教化已周入

于涅槃舍利流布起無量塔衆寶莊嚴如須彌山經法流布如日照明無量淨僧猶如列宿國界廣大民人衆多宮殿城郭如忉利天宮名大宋揚州大國大吉天子安處其中紹繼先聖王有四海閻浮提内莫不來服悉以茲水普飲一切我雖在遠亦霑靈潤是以雖隔巨海常遥臣屬顧照至誠垂哀納受若蒙聽許當年遣信若有所須惟命是獻伏願信受不生異想今遣使主佛大陁婆副使葛抵奉宣微誠稽首敬禮大吉天子足下陁

婆所啟願見信受諸有所請唯願賜聽令奉微物以表

微心 宋書元嘉十二年國王師黎婆達陁阿羅跋摩遣使奉表蓋是時甫通中國云

大泥

宋入貢表

勃泥國王

勃泥國王向打稽首願皇帝萬歲壽令遣使入貢向打

聞有朝廷無路得到昨商人蒲盧歇船泊水口差人迎

到州言自中國來比詣闍婆遇猛風破其船不得去此

時聞自中國來國人大喜即造舶船令導達入朝貢所

遣使人只願平善見皇帝每年令人入朝貢每年脩貢慮風吹至占城界望皇帝詔占城令有向打船到不要留臣本國別無異物乞皇帝勿恠

舊港

宋賜三佛齊國使者詔

吾以聲教覃露方域不限遠邇苟知夫忠義而來者莫不錫之華爵耀以美名以寵異其國爾慕悅皇化浮海貢琛吾用汝嘉併超等秩以昭忠義之勸宋史曰熈寧十年使大首

領地伽羅來以為保順
慕化大將軍賜詔寵之

奉梁武帝表　　干陁利國王

常勝天子陛下諸佛世尊常樂安樂六通三達為世間尊是名如來應供正覺遺形舍利造諸塔像莊嚴國土如須彌山邑居聚落次第羅滿城郭館宇如忉利天宮具足四兵能伏怨敵國土安樂無諸患難人民和善受化正法慶無不通猶處雪山流注雪水八味清淨百川洋溢周回屈曲順趨大海一切衆生咸得受用於諸國

土殊勝第一是名震旦大梁揚郡天子仁廕四海德合天心雖人是天降生護世功德寶藏救世大悲為我尊生威儀具足是故至誠敬禮天子足下稽首問訊奉獻金芙蓉雜香藥等願垂納受梁書曰跋陁死子毗邪跋摩立十七年遣長史圓跋摩奉表

麻六甲

勞滿剌加國王還國勅永樂九年

王涉海數萬里至京師坦然無虞益王之忠誠神明所

祐朕與王相見甚驩固當且留但國人在望宜往慰之今天氣向寒順風南帆實維厥時王途中善飲食善調護以副朕睠念之懷

啞齊

上宋太宗表　　　　大食船主蒲希密

衆生埀象回拱於北辰百谷疏源委輸於東海屬有道之柔遠罄無外以宅心伏惟皇帝陛下德合二儀明齊七政仁宥萬國光被四夷賡歌洽擊壤之民重譯走奉

珍之貢臣顧惟殊俗景慕中區早傾向日之心頗欝朝
天之願昨在本國曽得廣州蕃長寄書招諭令入京貢
奉盛稱皇帝聖德布寬大之澤詔下廣南寵綏蕃裔阜
通遠物臣遂乘海舶爰率土毛涉歷龍王之宫瞻望天
帝之境庶遵玄化以慰宿心今雖届五羊之城猶睽雙
鳳之闕自念衰老病不能興遐想金門心目俱斷今遇
李亞勿來貢謹備蕃錦藥物附以上獻臣希密凡進象
牙五十株乳香千八百斤賔鐵七百斤紅絲吉貝一段

五色雜花蕃錦四段白越諾二段都爹一琉璃瓶無名異一塊薔薇水百瓶宋史淳化四年李亞勿來貢舶主蒲希密至南海老病不能詣闕以方物附之上表來獻詔賜希密勅書錦袍銀器束帛至道元年舶主蒲押陁黎齎希密表來獻引對崇政殿云父希密泛舶廣州五稔未歸母令臣遠來尋訪具言前歲蒙聖恩降勅賜法錦袍紫綾纏頭間塗金銀鳳瓶一對綾絹二十疋令臣來謝以方物致貢上賜襲衣冠帶被褥令閤門宴犒就館延留數月遣回降詔答賜黄金準其所貢之直

呂宋

折呂宋採金議

明高克正 邑人翰林院檢討

蕞爾敝邑介在海濵頻年驛騷民困日甚邇採金使者
又見告矣澄民習夷什家而七問機易山未有能舉其
處者有金與否果可望氣而知乎自非使四出所得金
幾何可按籍計也輒云海上開採歲輸精金十萬白金
三十萬將取之寄抑輸之神乎夷德亡厭好利更甚安
有瓦鑠黄白坐錮以待我者取之能必夷之不攘臂爭
乎能必我之取不為大盜積乎明命已頒姦商已揚揚
乘六而來要若曹亦未知澄事耳採金海上非餘皇十

餘艘卒徒千餘人不可行而是十餘艘千餘人者非可空手而具亡米而炊也誰為備之而誰為給之至計窮而欲奪商船以應上命斂民財以應上供則土崩之形成而脫巾之勢見吾所慮者不在風濤之外也桑梓之地疾痛與俱惟台臺為萬姓請命以杜亂萌澄邑幸甚

第二議　有問不佞者曰姦商以採金為名力能勾引富民以與夷市前哨探一開應者如響任事可鏡愚以今日之事與哨探不同哨探公行藉此闌出私貨通番獲利細載而歸盡入私槖而官弗問也採金則歸必輸金於朝罄敝邑富民家藏與每年通夷所入不足當黄金十萬白金三十萬之數其誰肯以身委風波而金輸

朝廷故斷謂敝邑商人不敢與姦商比而為比也　第三議　大約姦民之雄其能出貲以通番勾夷而搆釁者必大力量者也張嶷么麼小人未必辦此不過以虛詞厚利聳動主心幸得一聽必遺貂璫貴臣與之共事縣此恣睢道路騷擾地方既至則以利啖愚民以勢抗官府惟所欲為或可如意賴主上明見萬里內使不遣責其自備船隻工本毋致煩擾則張嶷之膽寒矣奉命置郵迅速可至且疏云以十十一月往以四五月歸則造船備貨當在數月之前乃今遲遲其行姑待來年則伎倆亦自可見矣今兩臺章疏已上倘張嶷至省嚴加約束以待明旨一精嚴有司足制死命於戲投珠抵璧之風既難望於叔季轉圜投水之喻又難必於朝廷以杞包瓜令其自潰至計無所施金無所出朝廷責以欺罔之罪始見封疆之臣為國計誠忠而羣小果不足信也

日本附

魏報倭女王詔 景初六年

制詔親魏倭王卑彌呼帶方太守劉夏遣使送汝大夫難升米次使都市牛利奉汝所獻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以到汝所在踰遠乃遣使貢獻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今以汝為親魏倭王假金印紫綬裝封付帶方太守假授汝其綏撫種人勉為孝順汝來使難升米牛利涉遠道路勤勞今以難升米為率善中

郎將牛利為率善校尉假銀印青綬引見勞賜遣還今以絳地交龍錦五匹絳地縐粟罽十張蒨絳五十匹紺青五十匹答汝所獻貢直又特賜汝紺地句文錦三匹細班華罽五張白絹五十匹金八兩五尺刀二口銅鏡百枚真珠鉛丹各五十斤皆裝封付難升米牛利還到録受悉可以示汝國中人使知國家哀汝故鄭重賜汝好物也

附宋永初二年詔　倭讚萬里脩貢遠誠宜甄可賜除授　宋大明六年詔　倭王世子興奕世載忠作藩外海稟化寧境恭脩貢職新嗣邊業宜授爵號

元與日本書

朕惟自古小國之君境土相接尚務講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區夏遐方異域畏威懷德者不可悉數朕即位之初以高麗無辜之民久瘁鋒鏑即令罷兵還其疆域反其旄倪高麗君臣感戴來朝義雖君臣歡若父子計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麗朕之東藩也日本密邇高麗時通中國至於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好恐知之未審特遣使持書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

問結好以相親睦且聖人以四海為家不相通好豈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圖之

又命趙良弼往使書

蓋聞王者無外高麗與朕既為一家王國實為鄰境故嘗馳信使修好為疆埸之吏抑而弗通所獲二人勑有司慰撫俾賫牒以還遂復寂無所聞繼欲通問屬高麗林衍構亂坐是弗果豈王亦因此輟不遣使或已遣而中路梗塞皆不可知不然日本素號知禮王之君臣寧肯漫為弗思之事乎近已滅林衍復舊王位安集其民特命少中大夫秘書監趙良弼充國信使持書以往如即發使與之偕來親仁善鄰國之美事其或猶豫以至用兵夫誰所樂為也王其審圖之

御製諭日本國王詔

曩宋失馭中土受殃金元入主二百餘年及元將
終英雄鼎峙聲教紛然朕控弦三十萬礪刃以觀
未幾命大將軍律九伐之征不逾五載戡定中原
蠢爾東夷君臣非道四擾鄰邦前年浮辭生釁今
年人來否真實非疑其然而往問果較勝負於必
然實構隙於妄誕於戲渺居滄溟罔知帝賜奇向
傲慢不恭縱民為非將必殃乎故茲詔諭想宜知
悉

洪武三年諭日本國王良懷 朕聞順天者昌
逆天者亡自古帝王居中國而治四夷歷代相

承威出斯道朕荷上天祖宗之祐百神效靈諸將用命收海内之羣雄復前代之疆宇即皇帝位已三年矣比嘗遣使持書飛諭四夷高麗安南占城爪哇稱臣入貢既而西域諸番各獻良馬來朝俯伏聽命元人遠遁沙漠將及萬里特遣征虜大將軍率馬步八十萬出塞追獲殲厥渠魁大統已定蠢爾倭夷出没海濱為寇已嘗遣問久而不答方將整飭巨舟致罰爾邦俄聞被寇者來歸始知前日之寇非王之意乃命有司暫停造舟之役然或外夷小邦故逆天道不自安分神人共怒天理難容征討之師控弦以待果能革心順命共保承平不亦美乎嗚呼撫順伐逆古今彝憲王其戒之以延爾嗣

御製設禮部問日本國王

禮部尚書致意專答日本國王嗚呼王罔知上帝賜奇甸於滄溟之中命世傳而福黔黎不守已分但知環海為險巖頭石角為奇妄自尊大肆侮鄰邦縱民為盜帝將假手於人禍有日矣吾奉至尊之

命移文與王王若不當巨微效井底鳴蛙仰鏡觀天無乃搆隙之源乎恐王大畧涉歷古書不能詳細特將日本與中國通往禮物及前貪商之假辭如王之國至日可細目日本之盛大也且日本之稱有自來矣始號曰倭後惡名遂改日本其通使中國上古勿論自漢魏晉宋梁隋唐宋之朝皆遣使表貢方物生口當時帝王或授以職或爵以王或睦以親由彼歸慕意誠故報禮厚也若叛服不常搆隙中國則必受兵如吳大帝晉慕容廆元世祖皆遣兵往伐俘獲男女以

歸千百年間往事可鑑王其當之

上宋順帝表 昇明二年

倭國王武

封國偏遠作藩于外自昔祖禰躬擐甲冑跋涉山川不遑寧處東征毛人五十五國西服衆夷六十六國渡平

海北九十五國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葉朝宗不愆于歳臣雖下愚忝胤先緒驅率所統歸崇天極道逕百濟裝治船舫而句驪無道圖欲見吞掠抄邊隸虔劉不已每致稽滯以失良風雖曰進路或通或不臣亡考濟實忿寇讎壅塞天路控弦百萬義聲感激方欲大舉奄喪父兄使垂成之功不獲一簣居在諒闇不動兵甲是以偃息未捷至今欲練甲治兵申父兄之志義士虎賁文武効功白刃交前亦所不顧若以帝德覆載摧此彊敵

克靖方難無替前功竊自假開府儀同三司其餘咸假授以勸忠節宋書曰詔除武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王

上宋太宗表　僧奝然

日本國東大寺大朝法濟大師賜紫沙門奝然啟傷鱗入夢不忘漢主之恩枯骨合歡猶亢魏氏之敵雖云羊僧之拙誰忍鴻霈之誠奝然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奝然附商船之離岸期魏闕於生涯望落日而西行十

萬里之波濤難盡顧信風而東別數千重之山岳易過
安以下根之畀適詣中華之盛於是宣旨頻降恣許荒
外之跋涉宿心克協粗觀寓內之瓌奇況乎金闕曉後
望堯雲於九禁之中巖扃晴前拜聖燈於五臺之上就
三藏而稟學巡數寺而優游遂使蓮華迴文神筆出於
北闕之北貝葉印字佛詔傳於東海之東重蒙宣恩忽
趍來跡季夏解台州之艦孟秋達本國之郊爰逮明春
初到舊邑緇素欣待侯伯慕迎伏惟陛下惠溢四溟恩

高五岳世超黄軒之古人直金輪之新脩然空辭鳳凰之窟更還螻蟻之封在彼在斯只仰皇德之盛越山越海敢忘帝念之深縱粉百年之身何報一日之恵染筆拭泪伸紙搖毫不勝慕恩之至謹差上足弟子傳燈大法師位喜因等拜表以聞僧脩然來朝還國後數年遣其弟子喜因奉表來謝

請計處倭酋疏　明許孚遠福建巡撫都御史

為偵探有據廷議紛紜懇乞審定大計殄滅狂酋事臣入境之初據指揮沈秉懿史世用稱奉石尚書密遣打

探倭情看得沈秉懿老而黠不可使令還報石尚書史世用貌頗魁梧才亦倜儻遂選取海商許豫令世用扮作商人同往薩摩州二十二年三月許豫回報舊年七月船收日本莊内國内浦港距薩摩州尚遠探得州酋滕義久同許儀後隨關白去名護屋地方史指揮分别潛去尋覔同伴張一學等密往關白居住城郭探其動靜起居八月關白同義久幸侃儀後等回九月初三日豫備禮物以指揮作客商進見幸侃幸侃曰恐非商販

儀後答曰亦大明一武士也侃將自穿盔甲送豫有大隅州正興寺倭僧玄龍來問曰船主得非密探我國之官耶豫權答曰是因爾侵伐高麗皇帝不忍發兵救援遣遊擊將軍來講和好福建許軍門欲發商船未審虛實先差一船人貨來此原無他意倭僧將信將疑十一月義久會幸侃等差倭使黑田喚豫覆試前情倭僧玄龍與豫面寫對答喜為足信仍奉文書一封旗刀二事付豫進送軍門以圖後日貿易通利之意延二十三年

正月豫始得回并倭酋所上文書旗刀幸侃送豫盔甲一副又莊内國倭酋滕一雲送豫倭刀一把根占國倭酋平重虎送豫鳥銃一對逐一呈報一探得關白平秀吉今稱大閤王年五十七歲子纔二歲養子三十歲平日姦雄詭詐六十六州皆以和議奪之一侵入高麗被本朝官兵殺死不計其數病死亦不計其數弓盡箭窮人損糧絶詭計講和方得脫歸一關白造船千餘大船長九丈闊三丈用櫓八十枝中船長七丈濶二丈五尺

用櫓六十枝諸倭云候和婚不成欲亂入大明等處一日本點兵十八歲至五十歲而止若姦巧機謀者雖七十歲亦用之一日本長岐地方廣東香山澚番每年至長岐買賣透報大明消息仍帶倭奴假作佛郎機潛入廣東覘伺動靜一關白姦奪六十六州必拘留子弟為質令酋長出師以侵高麗實寘死地各國暫屈讎恨不忘察義久等甚有惡成樂敗之意一浙江福建廣東三省人民被虜日本生長雜居十有其三住居年久熟識

倭情多有歸國立功之志乞思籌策令其回歸又據商人張一學将到關白城郭偵探事情開報一平秀吉有三帥名石田淺野大谷大小謀議俱是三人一吉發兵令自備乾米絡繹接應處處含冤一豐護州酋首野柯踏聞大明助兵喪膽逃回吉剿殺一家一兵入朝鮮内浦港抽選七十人回者止二十人日向國大船裝倭三百回者止五十人損失甚多一薩摩州乃船隻慣泊之處令發往吕宋船四隻交阯三隻東埔一隻暹邏一隻

佛郎機二隻興販出沒此為咽喉也一器械不過黄硝
烏鉛硫黄日本産出焰硝隨處惡土煎煉亦多惟烏鉛
大明所出香山澚發船往彼販賣煉成鉛彈一日本有
罪不論輕重登時殺戮壬辰吉兒病故妄殺乳母十餘
人癸巳吉在名護屋回聞女婢通姦將男女四人燒大
堺野中究殺七十餘口一吉自擅政山城君懦弱無為
壬辰征高麗將天正二十年改為文祿元年自號大閤
王將關白付與義男孫七郎字見吉年三十智勇不聞

一虜掠朝鮮良家子女糠飧草宿萬般苦楚有秀才廡
思謹等被虜厚給衣食欲拜為軍師謹等萬死不顧㩲
此臣又屢閱邸抄為議封貢一事本兵經畧大臣與臺省
諸臣持論不決朞月於此臣在封疆不容無言竊料平
秀吉一狡詐殘暴之夫耳本以人奴篡竊至此彼國諸
酋思攘奪者甚衆陰謀伐國搆怨亦深如結薩摩州將
幸侃逼令州官義久殺其弟中書以自明義久不得已
佯為降順心未嘗一日忘秀吉也奪豐後州官之妻為

妾民間妻女充塞卧内淫虐百端諸州質子禁若囹圄
共不勝忿恨之情日本原無征科之擾而今令遠道輸
糧原無興大兵動大衆之舉今則徵發騷然舉國鼎沸
日事殺人而虞其噬多行不軌而慮其毒故出則蒙面
卧則移徙彼亦自知不免于禍自底滅亡可計日而待
也今夫謀動干戈驅無辜之蒼赤而欲盡寘死亡之地
此神明所不與恃其取諸州之故智以襲朝鮮憑其破
朝鮮之餘威思犯中國怒臂當車豈可久長且彼雖數

十萬衆航海而來我沿海舟師以主待客勝算在我而又絶其嚮導乖其所之彼未可遽入吾地也戰艦雖巨而多離船則不能守守之則不能登陸而戰兵數萬計日須數百石糧我堅壁清野使無所掠食則困斃立至曩時倭犯浙直閩廣間雖受荼毒卒就殲滅昨入朝鮮不下一二十萬死亡過半伎倆可知矣蕞爾夷邦主者不過一匹夫之勇左右羽翼非素親信曽無有韓白之畧又或懷豫讓之謀故以臣策之必不能得志於我而

不戢自焚旋就顛蹶亦理勢之必然今中外洶洶畏蜀如虎者皆過也若封貢之說諸臣言之甚詳無容復寘喙竊謂山城君雖懦弱名分猶存一旦以天朝封號加之僭逆之夫且寘山城君何地崇姦怙亂垂紀廢倫非所以令衆庶而示四夷也北國諳達之孫巴罕鼐濟來投我執以為質而彼卑辭求之因而還其孫與通貢市假以王封先帝有不殺之恩北國無要挾之迹此機會偶有可乘今非若此也秀吉無故興兵陷我屬國碧蹄

戰後暫退釜山尚未離朝鮮而我以細人之謀聽其往來講封講貢若謂許我封貢則退不許封貢則進要耶非耶近朝鮮國王李昖奏稱倭賊於金海釜山築城造屋運寘糧器焚燒攻掠無有已時尚可謂退兵乞和耶夫乞封固非秀吉本謀然藉名號以讋服諸夷益以恣狂逞之志則秀吉亦姑爾從之行長小西飛懾於平壤王京之戰既未能長驅直入而又兵入朝鮮死亡數多恐無辭于秀吉則亦姑假封貢之說以紿秀吉而緩其

怒是以沈惟敬茍且之謀得行其間我經畧總督諸臣不過因惟敬而過信行長諸酋又因行長諸酋而錯視秀吉不知秀吉豺狼之暴狐兎之狡必不可信義處者也觀請封表文末云世作藩籬之臣永獻海邦之貢因封及貢其情已露於此要而得封必復要而求貢求市朝廷將何以處之令當事之議欲令倭盡歸島不留一兵朝鮮以聽命顧彼方肆無忌憚又安肯收兵還國幡然順從臣恐不能得此於彼也即使暫時退兵旋復入

寇敗盟之罪又將誰責耶議者多謂封貢不成倭必大舉不知秀吉妄圖情形久著封貢亦來不封貢亦來特遲速之間耳伏乞明詔天下以倭酋平秀吉干犯天誅必不可赦之罪兼諭日本諸酋以擒斬秀吉則有非常之賞破格之封朝廷不封克逆之夫而封其能除克逆者以此曉然令於天下然後姦雄喪膽豪傑生氣平秀吉不久當殄滅無難也臣以為今日之計莫妙於用間莫急於備禦莫重於征勦何者倭酋倡亂惟在秀吉一

入諸州酋長面降心異中間有可義感者有可利誘者秀吉原無親戚子弟股肱心膂之人儻得非常奇士密往圖之五間俱起不煩兵戈而元兇可擒故曰莫妙于用間備禦之策屢奉申飭亦嚴矣臣惟遼陽天津密邇京師一由朝鮮度鴨綠江而上一由山東海面乘風疾趨設有踈虞震驚宸極宜將東征之兵挑選分屯兩地以防不測各省直兵防更於今日嚴為整備俟其入寇或犄或角戮力殲之此不可恃其不來而一日懈緩者

故云莫急於備禦然用間妙矣恐未可必得志於彼備禦急矣恐未能使破膽於我臣以為彼不内犯則已果其内犯大肆猖狂乞我皇上定議征討特發内帑百萬分助諸省打造戰艦二千餘隻選練精兵二十萬人乘其空虛會師上游直擣倭國比堂堂正正名其為賊敵乃可服者也故曰莫重於征剿或者謂興師遠涉為費不貲臣計山東浙直閩廣備倭兵餉歲不下二百萬積之十年則二千萬征剿所費不過一歲之需而足若倭

奴蕩平海防又可息肩各處餉銀可坐省其半一勞永逸未有若斯舉矣又聞元世祖舟師討倭溺十萬衆五龍山下談者恒為口實臣料世祖雖雄其實北人不諳海上形便當時將帥必多達官彼以不習波濤不識風汛之人顛倒沈溺百萬何用今東南舟師必習波濤必知風汛無憂覆溺試觀沿海商民興販各國者百鮮失一故元事非所論於今日也夫人情畏倭而慮其來又株守而憚於往是以倭酋得恐嚇要求誠知備禦之策

攻伐之謀不患其來復制其往兵志謂未戰而廟算勝者此舉是也臣非不知諸臣值時勢之艱從權變羈縻之術何敢輕為撓阻但灼知封貢非利不封貢非害敢效愚忠仰贊廟畫惟皇上斷而行之則順逆之分明華夷之防定久安長治之計從此可得矣

論曰文告表狀古今之所馭夷大率盡此葢睽則聯之以信服則懷之以仁梗則威之以兵行遠惟文傳信乃發讀此者愈以悟一張一弛之道而見同軌同文之徵

矣

東西洋考卷十一

東西洋考卷十二

明 張燮 撰

逸事考

尚書大傳曰堯南撫交阯於禹貢荆州之南垂幽荒之外故越也周禮南八蠻雕題交阯有不粒食者焉秦開越嶺南立蒼梧南海交阯象郡漢武帝元鼎二年始并百越啟七郡置交阯剌史督領之時又建朔方郡已開

北垂遂辟交阯於南為子孫基阯也交阯外域記曰越王令二使者主交阯九真二郡漢遣伏波將軍路博德討越王越王令二使者齎牛百頭酒千鍾及二郡民戶口簿詣路將軍乃拜二使者為交阯九真太守見水經註按後漢書男女同川而浴故稱交阯

蜀王子將兵三萬討雒王服諸雒將因稱安陽王後南越王尉佗舉衆攻安陽王有神人名皐通下輔佐為安陽王治神弩一發殺三百人南越王却軍住武寧縣遣

太子名始降服安陽王稱臣事之安陽王不知通神人遇之無道通便去語王曰能持此弩王天下不能者亡天下通去安陽王有女名眉珠見始端正珠與始交通始問珠取父弩視之始見弩便盜以鋸截弩訖逃歸報越王越進兵攻之安陽王發弩弩折遂敗安陽王下船逕出於海見水經註馬援南入九真至無功縣賊渠降進入餘發渠帥朱伯棄郡亡入深林巨藪犀象所聚羣牛數千頭時見象數

十百為羣又分兵入無編至居風帥不降並斬級數十百九真乃清鑿南塘者九真路所經也去州五百里建武年馬援所開俱見水經註馬援所過輒為郡縣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條奏越律與漢律駁者十餘事與越人申明舊制以約束之自後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見後漢書

任延為九真太守九真俗以射獵為業不知牛耕東觀漢記曰九真俗燒草種田前書曰搜粟都尉趙過教人牛耕也每致困乏延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田疇歲歲廣百姓充給又駱越之民無嫁娶禮

法各因淫好無適對匹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以下各省俸祿賑助之同時相娶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為任於是徼外蠻夷慕義保塞遂止罷偵候戍卒初平帝時漢中錫光為交阯太守教導民夷漸以禮義化聲侔於延王莽末閉境拒守建武初遣使貢獻封鹽水侯嶺南

華風始於二守焉見後漢書

永和二年區憐攻象林交阯刺史樊演發兵救之雖擊破反者而賊勢轉盛御史賈昌使在日南與州郡并力討之不利為所攻圍歲餘兵穀不繼帝以為憂召公卿問方畧拜祝良九真太守張喬交阯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真單車入賊中招以威信降者數萬嶺外復平見後漢書

李進中平間代賈琮為刺史請交阯依中州例貢士其

後阮琴以茂才任至司隷校尉人才得與中州同選盖自進始

建康元年日南蠻夷攻燒縣邑扇動九真與相連結交阯刺史夏方招降之後居風令貪暴無度縣人朱達等攻殺令衆至四五千人進攻九真太守倪式戰死都尉魏朗討破之渠帥猶屯日南衆轉盛延熹三年詔拜夏方交阯刺史方威惠久著日南相率詣方降見後漢書

周乗為交州刺史上書云交州絶域習俗貪濁彊宗聚

姦長吏肆狡侵漁萬民臣欲為聖朝掃清一方時屬城
解綬者三十餘人
士燮拜交阯太守氣宇寬厚謙虛下士天下喪亂不廢
職貢詔封龍度亭侯建安末吴孫權遣步隲刺交州燮
奉節度脩貢不缺封龍編侯水經註曰龍編初名龍淵立州之始蛟龍蟠編於南北二津故改龍編
交州治羸𨻻縣元封五年移治蒼梧廣信縣建安十五
年治番禺縣詔書以州邉遠使持節并七郡皆授鼓吹

以重威鎮見王範交廣春秋

漢交阯有橘官長一人秩二百石主貢御橘吳黄武中交阯太守士燮獻橘十七實同一蔕以為瑞異羣臣畢賀見南方草木狀

龍編縣功曹左飛化為虎數月還作吏見交州記

吕岱為交州刺史交阯太守士燮卒以燮子徽領九真太守以陳時代燮表分海南三郡為交州以戴良為刺史海東四郡為廣州岱自為刺史徽不承命舉兵戍海

口拒良岱督兵三千晨夜浮海與良俱進徽不知所出

率兄弟六人肉袒迎岱斬送其首徽將甘醴等率吏民

攻岱岱奮擊大破之復進討九真斬獲萬計遣從事南

宣國化林邑諸王遣使奉貢見吳志

日南張重舉計入洛正旦大會明帝問日南郡北向視

日耶重曰今郡有雲中金城必不皆有其實日亦俱出

於東耳至於風氣暄暖日影仰當官民居止隨情面向

東西南北迴背無定人性凶悍果於戰鬬便山習水不

閞平地古人云五嶺者天地以隔内外况緜途於海表顧九嶺而彌邈非復行路之逕岨信幽荒之冥域者矣見水經註

越人鑄銅為船在安定江潮退時見出交州記

王機遣使乞為交州會杜弘温卲及交州秀才劉沈謀反陶侃擊破之又遣别將討機斬之諸將請乘勝擊卲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但一函紙足耳下書諭之卲懼而走追獲於始興加都督交州軍事見晉書

日南野女羣行不見夫其狀晶白裸袒無衣襦見博物記

盧循寇交州刺史杜惠度以火攻燒其船艦一時潰散循赴火死傳首京師封龍編侯見水經註按晉書盧循勢屈先鴆妻子又召伎妾問曰我今自殺誰能同者多云鼠雀貪生就死人情所難有云官尚當死某豈願生於是悉鴆諸辭死者自投於水慧度取尸斬之與此不同

虞國為日南太守有惠政出則雙鴈隨軒及還會稽鴈亦隨焉既卒猶棲墓不去孔曄會稽記

高駢為安南都護時南詔陷交阯駢擊破之進靜海軍

節度使唐書曰駢大破南詔收所獲贍軍李維周匿捷書不奏劾駢玩敵更命王晏權代駢俄而駢拔安南斬蠻帥段酋遷降附諸洞二萬計晏權發海門檄駢北歸而駢遣王惠贊傳酋遷首京師見艨艟甚盛乃晏權等惠贊懼匿島中間關至京天子覽書羣臣皆賀進駢檢校刑部尚書仍鎮安南改都護府為靜海軍授駢節度

交州有鳥王如鵲頭有毛冠尾長一尺五寸純黑色欲取諸鳥先選高枝斫除枝柯惟留三兩枝以膠擣著取鳥王置其下鳥王鳴呼衆鳥聞聲爭集其處或銜果實或送蟲蟻皆送鳥王諸鳥著膠獠子下收之見寰宇記

胡盧笙者交阯人多取無柄之瓠割而為笙上安十三黄吹之音韻清響雅合律呂嶺表錄異

宋太宗遣李若拙以玉帶賜黎桓桓出郊迎然詞氣悖慢曰向刼如洪鎮乃外境蠻賊也皇帝知非交州兵否若交州叛命則首攻番禺次擊閩越豈止如洪鎮而已若拙曰上初聞寇雖未知所自然以足下拔自牙校授之節制固當盡忠豈有他慮及見執送海賊事果明白然大臣僉議朝廷建節帥以寧海表今蠻賊寇害是交

州力不能獨制請發勁卒數萬會交兵剪滅之上曰未可輕舉慮交州不測朝旨或致驚駭不若且委黎桓討擊當漸清謐今不復會兵也桓避席曰海賊犯邉守臣之罪聖君容貸未加誅責自今謹守職約保永清於漲海因北望頓首謝見宋史
黎龍廷遣黄成雅來貢會含光殿上以成雅坐遠欲稍升位著訪宰相王旦旦曰子産朝周饗以上卿之禮子産固辭受下卿禮而還國家恵綏遠方優待客使固無

嫵也乃升雅于尚書省五品之次見宋史

李天祈遣使入貢詔館懷遠驛安撫使范成大言經畧諸蠻安南在撫綏之内陪臣豈得與中國王官亢禮政和間貢使入境皆庭參不報謁宜遵舊制詔從之見宋史

元遣柴椿再諭陳日烜來朝若不能自覲則積金以代其身兩珠以代其目副以賢士方技以代其土民不然脩爾城池以待審處見元史

交阯道士年九十九別號漫叟因渡海船壞結庵于金

仙水石上養一雞大如倒掛子日置枕啼即夢覺又畜一胡孫小如蝦蟇以線繫几案間道士飯已即登几食其餘又有龜狀如錢置金盒中時使出戲衣褶常以詩自娛云流動乾坤影花沾雨露香白雲飛碧漢玄鳥過滄浪月照柴扉靜蛙鳴鼓角忙龜魚呈瑞氣無物汚禪床僧惠洪見之戲曰公小國中引道神也後莫知所之見廣州志

莫登庸本東莞蛋民父流寓安南宜陽縣社長名之曰

萍蓋無定跡之義也以漁為業登庸有勇力黎瀅以為都力士竟至篡國而終為義子阮敬所鴆見月山叢談以上交阯

從林邑至日南盧容浦口可二百餘里從口南發往扶南諸國常從此口出也故林邑記曰盡紘滄之徼遠極流服之無外地濱滄海衆國津逕見水經註

紀粟出浦陽渡便州至典由渡故縣至咸驩咸驩已南麞麂滿岡鳴咆命疇警嘯聒野孔雀飛翔蔽日籠山渡治口至九德見林邑記

松原以西鳥獸馴良不知畏弓寡婦孤居散髮至老南移之嶺崒不踰仍倉庚懷春於其北翡翠熙景乎其南雖嚶讙接響城隔殊非獨步難遊俗姓塗分故也見林邑記

林邑城西南際山東北瞰水重塹流浦周繞城下東南塹外因傍薄城東西橫長南北縱狹北邉兩端迴折曲入城周圍入塼城二丈上起塼城一丈開方隟孔上倚板板上層閣閣上架屋屋上構樓飛觀鴟尾迎風拂雲騫翥嵬嵎但制造壯拙稽古夷俗城開四門東為前門

當兩淮渚濱於曲路有古碑夷書銘讚前王胡達之德西門當兩重塹北迴上山山西即淮流也南門度兩重塹對温公壘交州刺史温放之征林邑令東城南五里有温公二壘是也北門濱淮路斷不通城内小城合堂瓦殿南壁不開青隟丹墀榱題桷椽多諸古法迴廊曲掖綺牖紫窻椒房嬪媵無別宮觀路寢永巷共在殿上臨踞東軒遥與下語子弟臣侍皆不得上屋有五十餘丘連甍接棟檐宇如承神祠鬼塔小大八廟層臺重榭

狀似佛刹郭無市里邑寡人居海岸蕭條非生民所處見水經註

比景縣日中頭上影當身下與影為比故以比影名縣闞駰曰比讀蔭庇之庇影在已下言為身所庇也見水經註

林邑王陽邁死子咄立慕其父復改名陽邁見南齊書

阮彌之征林邑陽邁出婚不在阮謙之領七千人先襲區粟未入壽泠三日三夜無頓止處凝海直岸遇風陽邁携婚部伍三百許船夜於壽泠浦相遇闇中大戰謙

之手射陽邁柂工以風溺之餘制勝理難自此還見水經註

按宋書曰阮彌之遣隊主相道生三千人赴討攻區栗城不克引還

宗慤隨檀和之圍區粟城林邑王傾國來拒具裝被象前後無際士卒不能當慤謂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遂克林邑見宋書

小水岍冪歷常吐飛溜或雪霏沙漲清寒無底分溪別壑津濟相通檀和之東橋大戰陽邁被創落象即是處也見水經註

隋煬帝時常駿使赤土還入海見綠魚羣飛水上浮海十餘日至林邑東並山而行海水色黄氣腥舟行一日不絶云是大魚糞見北史

范頭黎死太宗崩詔於陵所刋石圖頭黎之形於玄闕之外見舊唐書

大中祥符四年占城貢獅子詔畜苑中留二蠻人以給豢養上憐其懷土給資糧遣還見宋史

占城交阯素仇後同入貢占城使者乞避交人詔遇朔

日朝文德殿分東西立望日則文人入垂拱殿占城趨紫宸殿大宴則東西坐見宋史

有人往林邑於海嶼上得鯨頭骨如數百斛囷頂上一孔大如甕俗以為珠穴見寰宇記

林邑人殺象象怒布陣以鬬人登樹取衣掛樹枝緣它樹而走象見衣以為人存以鼻汲水灌樹枝倒不見人踏碎其衣而去象病首必向南死肉麄連皮煮易熟牙筭足掌肉稍佳見安南志

占城犯姦者男女共入牛贖罪負國王物者以繩拘於荒塘物充而後出之見宋史

占城野水牛甚狠是人家耕牛走入山自生長年深成羣但見人身穿青者必趕來抵觸而死見華夷考

占城尸頭蠻本是婦人但無瞳人為異與家人同寢夜深飛頭而去食人穢物飛回復合其體即活如舊若封固其項或移體別處則死矣人病者臨糞時遭之妖氣入腹必死見星槎勝覽

林邑山楊梅大如杯椀以醖酒號梅香酎非貴人重客不得飲出林邑記

海棗身無閑枝直聳三四十丈樹項四面生十餘枝葉如栟櫚五年一實實大如杯盌味極甘美泰康五年林邑獻百枚出南方草木狀以上占城

赤土豪富之室恣意華靡惟金鏁非王賜不得服用見隋書

赤土甘蔗作酒雜以紫瓜根酒色黄赤味亦香美見隋書

勘合號簿洪武十六年始給暹羅以後漸及諸國每國勘合二百道號簿四扇如暹羅國暹字勘合一百道及暹羅字底簿各一扇送貯内府羅字勘合一百道及暹字號簿一扇發本國收填羅字號簿一扇發布政司收比遇朝貢填寫國主使臣姓名年月方物令使者齎至布政司先驗表文次驗簿比號相同方許護送至京每紀元則更換給見廣東通志以上暹羅

訶陵有三十二大夫大坐敢先為最貴見唐書

閣婆不設刑禁雜犯罪者隨輕重出黃金以贖惟寇盜者殺之見宋史

爪哇港口一州長尾猢猻萬數一黑色老雄猴為主一老番婦隨側婦人無嗣者備菓酒往禱老猴喜則食物餘諸猴食盡即有雌雄二猴來前交感婦回家便有孕否則無孕見華夷考

爪哇國舊傳鬼子魔天與一罔象青面紅身赤髮生子百餘常食啖人其中人被啖幾盡忽一日雷震石裂中

坐一人衆異之遂爲國主即領餘衆驅逐罔象而除其害復生齒安業至今國之遺文後書一千三百七十六年考之肇在漢時至我大明宣德七年見星槎勝覽以上爪哇

真臘城皆疊石卻無女牆亦有監門者惟狗不許入門城甚方整四方各石塔一座曽受斬趾刑人亦不許入東池在城東十里周圍可百里中有石塔石屋塔中有卧銅佛臍中常有水流出

真臘惟國主打純花布大臣打踈花布惟官人打兩頭花布新唐人打兩頭花布人亦不罪以暗丁八殺故也

暗丁八殺不識體例也國有丞相將帥司天等官皆國戚為之金轎扛四金傘柄者為上金轎扛二金傘柄次之金轎扛一金傘柄又次之止一金傘柄又其次也下者止一銀傘柄而已亦有銀轎扛者金傘柄以上官呼巴丁或呼暗丁銀傘柄呼廝辣的傘用中國紅絹其裙直拖地油傘綠絹為之裙卻短人知蠻人醜黑不知宮人及南棚南棚乃府第也婦女多有其白如玉一布經腰之外皆露胸酥國主之妻亦如此國主凡五妻正室一人四方四人嬪婢三五千番主與正妻同坐金窗中諸宮人次第列兩廊供出入之役者呼陳家蘭不下三千卻有丈夫與民間雜處只額門前削

去其髮塗以銀硃及塗兩鬢傍以為陳家蘭別耳番婦產後作熱飯抹之以鹽納陰户凡一晝夜而除之以此產中無病且收歛常如室女次日即抱嬰兒同往河内澡洗夫適遠役只可數夜過十數夜歸必曰我非是鬼如何孤眠

真臘亦有通天文者日月薄蝕皆能推算但大小盡與中國不同閏歳彼亦置閏但只閏九月殊不可曉一夜只分四更每七日一輪亦如中國開建除之類有兩日最吉三日平平四日最凶何日可出東方何日可出西方雖婦女皆能算之十二生肖與中國同但呼名異耳

如以馬為卜賽雞為欒猪為直盧牛為箇之類

真臘爭訟雖小必上聞初無笞杖但聞罰金重事亦無

絞斬止掘地成坑納罪人於內實以土石堅築而罷次

有斬指去鼻者但姦與賭無禁姦婦夫或知之以兩柴

絞姦夫之足痛不可忍竭資與之方免人家失物疑人

為盜以鍋煎油極熱令伸手於中果偷則手爛否則皮

肉如故又爭訟莫辯曲直國宮對岸有小石塔十二座

令一人各坐一塔無理者必生瘡癤或咳嗽之類有理

者畧無織事以此剖判謂之天獄

真臘地苦炎熱日非數次澡洗不可過初無浴室盂桶但家有一池否則兩三家合一池男女皆裸形入池或三四日城中婦女至城外河中漾洗河邉脫去所纒布入水者動以千數雖府第婦女亦預焉踵頂皆見唐人暇日頗以此為遊觀之樂有病多入水浸浴及頻頻洗頭便自痊可

真臘糞田皆不用穢㴀其不潔也唐人到彼皆不言及中國糞壅之事恐為所鄙登溷既畢必入池洗淨止用

左手右手留以拿飰按隋書曰以右手為淨左手為穢每旦澡洗以楊枝淨齒讀誦經呪又澡洒食食罷還用楊枝淨齒又讀經呪

巨舟以硬樹破版為之匠者無鋸但以斧鑿開成版凡要木成段亦以鑿鑿斷起屋亦然船上以茭葉蓋覆卻以檳榔木破片壓之此船名為新拏所粘之油魚油所和之灰石灰也小舟卻以一巨木鑿成槽以火熏軟用木撐開腹大兩頭尖可載數人名皮闌以上俱眞臘風土記

三佛齊人民不輸租賦有所征伐隨時調發自備兵器

糧糗見宋史

治平中三佛齊地華伽囉遣使至囉囉入貢遇風船幾覆禱天有老翁現雲端浪旋息時寇燬廣州天慶觀老君像在瓦礫中至囉囉覩之即向所見也及還告地華伽囉遣人詣廣鳩工重建施錢十萬置山田於匾塘以充常住鑄大鐘覆以樓明年地華伽囉沒剪其爪髮送道士葵之匾塘至今祭焉見廣州志

神鹿高三尺許前半甚黑後半白花毛純可愛止食草

木不食腥出舊港國見華夷考以上三佛齊

大食男子鼻高黑而髯女子白晳出輒鄣面日五拜天神有禮堂容數百人率七日王高坐為下說法曰死敵者生天上殺敵受福故俗勇于鬬見唐書

大食海中見一方石上有樹幹赤葉青樹上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皆笑其手脚頭著樹枝摘取一枝小兒便死收在大食王宮見舊唐書

大食國出胡羊高三尺餘其尾如扇每歲春月割取腊

再縫合之不取則脹死見方國志按大食有大尾羊細毛薄皮尾上旁廣重一二十斤行則以車載之唐書謂之靈羊

嘉靖三十四年三月司禮監傳諭户部取龍涎香百斤檄下諸藩懸價每斤償一千二百兩往香山澳訪買僅得十一兩以歸内驗不同姑存之亟取真者廣州獄夷囚馬那别的貯有一兩三錢上之黒褐色密地都密地山夷人繼上六兩褐白色問狀云褐黒色者採在水褐白色者採在山皆真不贋而密地山商周鳴和等再上

通前十七兩二錢五分馳進内辦萬歷二十一年十二月太監孫順為備東宫出講題買五斤司劄驗香把總蔣俊訪買二十四年正月進四十六兩再取於二十六年十二月買進四十八兩五錢一分二十八年八月買進九十七兩六錢二分自嘉靖至今夷舶聞上供稍稍以龍涎來市始定買解事例每兩價百金然得此甚難

見廣東通志

以上啞齊

成化間撒馬兒罕使臣柱道至廣東將往滿剌加市狻

猊入貢所過震驚布政使陳選奏言猤猊本非渾國所產假借意旨入海宣索驚擾域中貽譏海外見昭代典則

紅毛鬼投澚夷拒不納滿剌加伺其舟回遮殺殆盡見廣東通志以上麻六甲

人到吉里地悶多染疾病十死八九葢其地瘴氣及淫汚之故也見星槎勝覽右池悶

佛郎機在爪哇南二國用銃形製同但佛郎機銃大爪哇銃小國人用之甚精稍不戒則擊去數指或斷一掌

一臂嘉靖初佛郎機遣使來貢行使皆金錢其人好食小兒每一兒市金錢百文廣之惡少掠小兒競趨之其法以巨鑊煎沸湯以鐵籠盛小兒置鑊上蒸之出汗盡乃取出用鐵刷去苦皮其兒猶活剖腹去腸胃蒸食之居二三年兒被掠益衆海道汪鋐以兵逐之不肯去又用銃擊敗我兵乃使善水者入水鑿沉其舟盡擒之汪鋐由此薦用後為吏部尚書會北兵入寇鋐建議請頒佛郎機銃於邉鎮詔下所司施行三邉賴其用然鋐疏

語諄復可厭兵部郎中吳繒見而笑之鋐怒黜為銅仁知府或戲之曰君被一佛郎機打到銅仁府見月山叢談然今在呂宋者卻不聞食小兒之事

呂宋最嚴狡童之禁華人犯者以為逆天輒論死積薪焚之以上呂宋

裴清使倭東至竹斯國又東至秦王國其人同於華夏以為夷洲疑不能明也又經十餘國達海岸自竹斯國以東皆附庸於倭見隋書

貞觀五年日本使者入朝帝矜其逺詔有司毋拘歳貢遣龍州刺史高仁表往諭與王爭禮不平不肯宣天子命而還永徽初獻琥珀大如斗瑪瑙若五升器見唐書

唐日本王子來朝王子善棋勑顧師言為對手王子出楸玉局冷暖玉棋子云本國之東有集真島島上凝霞臺臺上有手談池池生玉棋子冬温夏冷故謂冷暖玉又產如楸玉其狀類楸琢之為局光潔可鑑師言與敵手至三十三下勝負未決師言汗手凝思方敢落指謂

之鎮神頭乃是解兩征勢也王子瞪目縮臂已伏不勝
迴語鴻臚曰侍詔第幾手耶鴻臚詭對曰第三手師言
實第一國手矣王子曰願見第一曰王子勝第三方得
見第二勝第二方得見第一今欲躁見第一其可得乎
王子掩局曰小國之一不如大國之三信矣
倭國有天王自開闢以來相傳至今不與國事不轄兵
馬惟世享國王供奉而已國王受國事掌兵馬盛衰彊
弱更替不常續文獻通考

元豐時明州言得倭國太宰牒遣仲回等貢絁二百匹水銀五千兩以仲乃海商貢禮與諸國異請自移牒報而答其物直從之見宋史

日本人善啜茶道傍有茶店邀人啜茶如漢人入酒館見續文獻通考

肥前州島酋村山等安者受彼武藏總攝之命監主市易交闗唐人者也明石道友乃領倭出販渠率駕舟送偵探官董伯起來還旗書單㝠凱旋四字海道副使韓仲雍馳至海

上台倭目譯審情實問渠何故侵擾雞籠淡水稱自平酋物故國甚厭兵惟常年發遣十數船挾帶資本通販諸國經過雞籠頻有遭風破船之患不相救援反掠我財乘便欲報舊怨非有隔遠呑占之志也問渠何故謀據北港稱通販船經由駐泊收買鹿皮則有之並無登山久住意或漁捕唐人見影妄猜或仇忌別島生端唆害問渠外海商販何故內地刼掠稱國王嚴禁不許犯天朝一草一粒緣各商趂風飄入浙閩不得已沿途汲取山泉官兵旣刼賊相待因而格鬭未免殺傷且各商去國遠不必謹守國瀍有信附舟唐人恐嚇起釁者有被刼海唐人教誘取利者國王實不知聞聞則必根查之而種誅之董伯起親見舊年同道友來擄去漁人張士春歐達老船衆五十餘輩今盡監繫待回報行戮是也問渠何故挾去伯起稱上年彼國發商船十一隻阻風失䑸其二船係島酋親子至今未還具七船與浙兵纏住厮殺惟道友二船先到東湧遇小漁船逸代樵汲

并作眼目詢知軍門黃都爺多撥船兵火器係是韓海道新行訓練十分精利於漁船叢中覺察伯起有異質問係是海道中軍官人禮請過船同到日本一則欲待官兵追及央其分剖一則藉此歸報國主明非逗留實不敢輕慢問渠今又何故送還伯起稱總攝嗣立未久每念四夷皆得自通天朝而彼獨隔絕先世亦常列名職貢而後乃棄捐心中時常以為恥憤今因送到伯起詞氣耿介愈仰中華人物始悟每年輕舟越販我冠進謁或稱衙門差官以求供饋或領互市價值竟至脫騙皆亂瀘姦民使小國慕化之心有負而天朝字小之恩不沾今幸撥雲見日自願輸忱春信風柔始差道友等整船送回至恭進表文經沈參將諭以不合體式願帶繳回矣問渠何故侵奪琉球使吏治其土宇稱係薩摩酋陸粤守恃強擅兵稍役屬之今歲輸我王不過銀米三千收利幾何而不忍割出但須轉責該島耳本道隨諭汝并琉球皆吾赦前事當自向彼國議之又問渠來

意何求稱送還華官得一公文回報圖好體面傳好名聲別無他求但願自後鑒我倭人船衆止是通販不是行刼官兵相遇莫輒鬬殺本道諭汝來西販先經浙境乃天朝首藩也迤南為臺山為礵山為東湧為烏坵為彭湖為彭山皆我閩門庭之内豈容汝涉一跡此外溟渤華夷所共窮兵芟薙漢過不先汝或飄風暫時依泊不許無故登岸或為曠日所誤望山取汲不許作意淹留我兵各有汛地防圍驅逐自難弛縱但汝自取方便明聲稟而速颺去可矣渠又請歸島啓知國主先犯料羅大金之人係何島商倭則請官涖殺之國中如唐人撥置則差倭縛送于境上以表效順本道諭使命往來非疆吏所得擅議本省奏聞發落尚延日時汝船經由港灣或拾猜疑汝國中一動一靜我院道悉見悉聞果不食言自汝國長利也旋又諭上年琉球來報汝欲窺占東番北港傳豈盡妄天朝因汝先年有交通胡惟庸之事有擅遣宋素卿在驛闕殺之事有誤信汪五峯頻

年入寇之事近年有平秀吉侵擾高麗之事疑汝嬿汝
懸示通倭禁例益嚴其實遠與窮棍挾徼貲涉大洋走
死鶩利于汝地者弘網濶目尚未盡絶汝若戀住東番
則我寸板不許下海寸絲難望過番兵交之利鈍未分
市販之得喪可覩矣歸示汝主自擇處之閒石道友等
各指天拱手連稱不敢不敢因量打花紅布絲傎椎牛
釃酒大饗之仍頒布旗號由福建發回日本効
順夷目俾懸桅上給糧遣回　見款倭詳文

倭自言為泰伯之後　見梁書

論曰逸事非盡稗官之殘簡流俗之瑣談也或臚列于
正史而事近迂緩或參考于國故而事近纖屑或諠傳
于前籍而事近荒唐本傳所不勝載者咸彙而存焉分

之則碎金屑玉合之皆珠船寶山固麈談所必資抑孤

掖之茲探云爾

東西洋考卷十二